

通志臺經解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七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僖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徐人將報婁林之役而無以撼楚也
故齊爲之伐英氏英氏何與於楚敗徐者楚而英
氏受兵報怨蓋已不直矣齊能服楚則英氏將爲
齊役如江黃耳憾在楚而不能制乃曰仇其與國
吾見齊侯威德兩衰霸業止於是也功烈如此其
卑見於斯矣

夏滅項

項亦楚之屬也伐英氏不克而移兵滅項項必弱於英氏也大者畏之彊者怯之小弱者滅之齊威之德大不能及楚次不能制英氏而區區之項何足滅哉俘其囚於荆莽之中地不足以益中國賦不足以增囷倉而徒勤兵於遠是亦滅一國耳聖人以為無足褒貶故承上伐英氏之文不再舉齊人也說者以為魯滅之且向滅國無有書滅者取邾取鄆皆滅也諱滅以取書何得於滅項獨不諱也此承上之文與及江人黃人伐陳之義同伐陳閒一秋字滅項閒一夏字說者以其不連屬遂移以為魯書時書月記事之體豈閒一時遂以為兩

國之事哉其為說亦固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齊侯歸自會道由乎魯夫人須其至也會之于卞非禮也于時公未至而夫人出會婦人既嫁從夫公不在而夫人出境會齊侯僖公閨門之令可知也此尤甚于陽穀之會陽穀之會公與俱行今夫人獨會之則夫人蓋亦專矣父母存歸寧可也會父于境上得為禮乎

九月公至自會

會淮而反飲至于廟也觀詩人頌服淮之事則公之至蓋亦矜其有功矣有功而矜中人之常情也

三百五十七
至而有功雖矜猶予之不予之無以見無功而至者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修內者王修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徇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仗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王者之治在正心誠意初以修身不期於齊家而家正不期於治國而國定不期於平天下而天下安非不期也修於內而應於外非有心以期之也故仁本諸心不期愛人而人懷其仁義本諸心不期服人而人服其義叛者伐之

逆者討之非苟利其叛逆而爲己功也心於除患而已中國未安吾安之夷狄未攘吾攘之非取安中國之効而必攘夷狄之名也心於濟世而已霸者則不然有其跡而無其真豐於外而慊於內曰吾不愛人人且以我爲不仁姑愛之吾不正己人且以我爲不義姑正之叛者固於己無損而逆者固於己無傷然置而不問則吾無伐叛討逆之功中國未安必有安之者夷狄未攘必有攘之者然使人安之使人攘之則名在人己安之而已攘之則利在己曷攘而安之乎故凡王者之所修皆在內也霸者之所修皆在外也修內者逸修外者勞

故王者之修無勤怠而霸者之修有勤怠修內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勤何怠修外者本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有限運吾智而智日深養吾力而力日贍則物至能應之而無虞吾之智一昏而力一挫則事至有所不能籌物至有所不能支日勤而無怠可也一日少懈則智力有窮矣齊威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爲鄆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貳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邾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

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掎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戎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爲首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祚又爲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興曠世不行之大禮以今天下而王室定矣內和諸侯外攘彊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過也則急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侵衛齊不知旣而楚謀知其急而易與也於是深履東夏而伐徐威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雖伐厲伐英氏威公皆不

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瞑六子爲仇歛不以禮葬不以時一威公耳而前日之威公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修外而不修內也蓋修內者逸內旣一定則事物之來惟所應之修外者勞一日不修則事有所不濟而前功皆廢矣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於大學中庸大學中庸皆修內者也修外者聖人所不錄然於春秋若予威公者權也於春秋而不予威公則天下其胥爲夷乎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孔子予之權也權以濟時爲重孟子鄙之者正也以垂萬世之法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不相濟不

足爲孔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吾讀春秋竊不喜學者以傳溷經苟平定心氣以經明經若其不可通不得已而后求之傳然必合經文而無牴牾則從之不然則無取也吾讀春秋至此間有不可考而求傳者五隱二年鄭人伐衛經無兵端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僖四年齊人執陳濤塗經無罪端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經有事端亦無兵故今齊威卒未葬而宋及三國伐齊則事端兵故經皆無其文黎淳以爲宋襄欲霸伐齊以立威此固求其端而不得姑爲是說也然

宋襄方欲霸伐戎狄征小國可也何遽伐喪以取
不順之名哉必不然矣諸侯繼世嫡庶之分長幼
之序兄弟之別此經所不能詳學者當質之史左
氏雖非史官而其傳聞者蓋亦史爾其附會者固
不可信而嫡庶長幼兄弟之詳非左氏無以考如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一事左氏不載其故二傳
遂興猖狂之說則左氏於此亦不可盡廢也特考
其事斷以經文而定其褒貶可也按經十七年冬
十有二月書齊侯小白卒至今年秋八月而後書
葬非亂不如是之緩也其亂也何故左氏曰齊侯
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

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
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寺人貂有寵於公公許之立無虧公卒貂立無
虧宋襄伐齊納孝公殺無虧以是觀之則宋襄者
齊之荀息也知奉齊侯之遺言而不計其所納者
之正不正也立子以嫡無嫡以長齊之六子均庶
也均庶則無虧長長當立矣而托孝公於宋何耶
母寵則子尊威公之私也宋襄方有圖霸之謀而
首從齊於邾非義也逐人之正而納不正故聖人
不書納不與其納如會于袤伐鄭不書納突也然
則宜貶矣何以書爵蓋致是之師者威公也其實

不啓於宋故書爵以見兵自齊招非宋之罪不書納所以見宋之不當納也褒貶自著矣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狄救齊

公義之在天下夷夏同之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公義亦然動而合乎義則夷狄從之動而非義則雖父子之親有所不允而況於人乎齊立無虧義也宋納孝公非義也師與狄救齊以定無虧宋及三國伐齊以納孝公二者曲直已判矣然救無虧而無虧殺納孝公而孝公立則安在夫義也

蓋義不在乎勝敗之間公義而敗其義固存也不義而勝義且安在哉聖人不以勝敗爲褒貶而以公義定邪正故內書救而狄亦書救魯則然爾而狄何爲者也聖人不以其狄惟其公義而已故不書伐而書救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凡師以被伐爲主而虧之戰以宋爲主疾宋也前日伐齊者四國今日及戰獨書宋師非三國不與也以宋師獨戰而略三國誅宋重矣嗚呼一舉而敗人之兵易人之君旣而齊之亂者四世至頃公而後定蓋基於此戰也則宋雖勝而罪無以逃我師及狄雖敗而有餘義矣雖然此豈獨宋之罪哉齊威在位四

十三年南征北伐九合羣后霸業甚偉而內不能
定一世子明長幼嫡庶之分囁嚅其言模稜其手
於羣嬖之間不能割害存義以先定社稷大計乃
垂死而託子於人使長幼先別儲貳素定則子吾
子也何賴乎人今無虧長而托昭於宋則是知昭
不當立而懼其不得立使昭當立國其國也何以
託爲知其不正而託於人是自招禍也宋以同盟
之故而受其一言之託能遂已乎宋兵至則齊宋
爲仇而六子之死生二國之勝敗在所不能免也
則夫無虧之殺威殺之齊師之敗威敗之齊四世
之亂威亂之禍皆自求特假手于宋爾春秋之法

鄧國

誅罪之根源吾於此而知齊威之罪重於宋襄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邾人狄人伐衛

邾也衛也初昔狄之仇也齊威並遷而城之避狄
患也今威公目未瞑而邾叛中國以從狄且仇於
衛夫邾衛均患於狄二國俱遷則相援而抗狄可
也今乃叛己之援而從讎又反兵以自伐其援邾
之爲邾虞公之流也故不數年而爲衛所滅非不
幸矣說者疑狄不當書人而書人以爲進之又無
可進之理遂謂伐衛所以救齊且宋人夏敗齊師
無虧已死孝公已立威公已葬今冬伐衛何與於

齊其不達理一至於此耶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鄆人蓋不可曰吳鄆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日狄與邶伐衛二十一年狄與齊盟皆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而已與吳人書人之義同皆便文爾無用鑿說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齊威圖霸先滅譚譚子奔莒聖人於齊書師以予之而譚子不名則若無罪今宋襄圖霸而先執滕子嬰齊聖人於宋書人以責其專於滕子書名以著其有罪無罪而滅者聖人許之有罪而執者聖

人責之如此則春秋之法不可曉然則聖人之意何以辨蓋莊公之世天下未有興霸之基威公創興之于時楚入蔡視中國若無人威公起而滅譚所以示威於楚也創興霸業而不假以權許以威則無以威諸侯故聖人書師以許之然譚子不名無罪也雖無罪猶許其滅以立威也今宋襄嗣齊之霸蓋有其基矣猶安靖小國協比諸侯則霸業復興矣乃執小國之君以肆其虐何以霸為故書人以罪其非霸討滕子書名以見雖有罪非所當執也聖人月法各適其宜矣若是觀之則春秋豈可以例求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君子有爲善之心聖人不沮也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往而善因其善而旌之往而惡即其惡而誅之無私也齊威有圖霸之心宋襄亦有圖霸之心均欲爲善聖人何以沮之故北杏之會諸侯皆人齊獨書爵曹南之盟二國皆人宋獨書公其所以開爲善之路則同而異日之功罪聖人安能保之哉然不予之於始無以責其終獨觀其所以副聖人之責者何如爾予威公於始而終成九合諸侯之功予宋公於始而終爲天下之辱聖人亦即其功罪而誅賞之以示勸懲於天下後世也不然今日

之盟聖人不予之則他日之罪何以致其貶哉故予之所以責之也

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邾人會鄆子說者疑之一以爲邾一以爲宋以爲邾擅用之則後無宋伐邾之事以爲宋用之則上無宋人使之之文然鄆會盟實來會宋不會邾也如單伯會伐宋之類也則鄆之後會是得罪於宋非得罪於邾也鄆與邾無憾邾何得戕之使鄆將會宋邾執而用之則宋必有以忿於邾豈遂置而不問耶則用鄆子者宋公意也然不書使之者宋以意諭之而用之之際宋公不在也故以邾用之

四百十五
為文以地考之鄆隸今之沂州邾在兗之西宋即
今之應天曹南介於邾宋之間自宋之曹自曹之
邾自邾而後至鄆則鄆之來會道必出於邾矣邾
宋既為曹南之盟則邾子東歸邾宋公南歸宋宋
公無由復如邾也則必諭邾人以執鄆之意矣邾
子須其至數其後會之罪執而用之則用之雖假
手於邾實宋公意也苟非宋意邾子其敢爾哉使
非宋意而邾擅用之則宋必仗義以伐邾何得無
伐邾之事也則夫用鄆子者宋公審矣然聖人不
書使之者蓋因其隱情而惡自見焉宋公固知用
人者天下之無道無道而已自為之則天下必有

邾生

以議已於是移其惡於邾使若邾人自用之則其
罪不在宋也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以見隱情焉或
者遂移罪於邾是投宋公之姦而中其移惡之計
也豈春秋哉若夫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
皆天下之姦謀欲以是而釣仁義之名也苟觀其
外而不察其中失罪人矣

秋宋人圍曹

齊為北杏之會而宋叛齊嘗伐之宋為曹南之盟
而曹叛宋亦圍之然齊伐宋而宋服遂同鄆之會
宋圍曹而曹不屈卒同鹿上之盟何哉宋之所以
伐曹者非其道也前日曹南之盟同盟者邾曹而

已邾人歸而用鄆子天下之大無道也而宋不問曹小不順則兵環其壘曹安得服乎邾用鄆子而宋不責必宋使之也已爲不道而移惡於同盟曹苟從之則亦將移惡於曹矣曹之叛厥有由哉雖築室反耕有所不屈圍何足以屈之宜曹之卒不服也

衛人伐邾

報伐衛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嗚呼齊之會爲威公之辱大矣威公以四十年圖霸中國而服楚於召陵艱乎爲力哉今威之葬墳

土未乾而諸侯召楚人以盟于其側諸侯則然爾而孝公非威之子乎父攘之以除中國之患子盟之以爲天下之害人之賢不肖父子之間遂爾霄壤耶吾知威公在泉之靈蓋不勝其憤也自莊公之世楚雖暴橫蓋未嘗至齊伐蔡伐鄭至蔡鄭而已荆人來聘敗徐婁林至魯徐而止齊蓋距楚數千里也齊逼東海楚臨南海今楚直盟于齊則自齊以南數千里皆楚矣嗚呼悲夫觀乎此而後知齊威之霸果有功於天下孔子以爲微管仲則被髮左衽非侈言也今威歿未幾而中國已胥爲夷君子於此不能不思古也然是盟也非諸侯召之

則楚未必至此而爲是者陳蔡鄭之罪也三國近
楚故召而至焉彼陳鄭者亦嘗蒙威之庇乎何忍
遺威之辱也楚之橫行中夏實自齊之盟始其後
陳蔡首被其滅鄭無歲不受其兵非不幸也聖人
於此一舉而人之無夷狄之辨蓋憤其爲禍首而
且貽齊威之辱也此皆諸侯爾說者以爲微者何
益於盟哉鄭係楚下推楚而下之也中國之微一
至是乎

梁亡

書曰自作元命又曰自作孽不可逭則人之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今梁亡必有滅之者矣而聖人捨

其滅國之罪而以自亡爲文信乎梁君之自作孽
也然其所以自作孽之故三傳異文左氏以爲好
土功何休以爲峻刑罰穀梁以爲淫湎酒色要之
三者均自作孽名殊而罪一也嗚乎觀乎此君子
其可以不自修乎鄭弃其師自弃也齊殲于遂自
殲也梁亡自亡也若然者皆非舊史之所能及皆
聖人因事考情以立文也如日月之明因物賦影
而無不象之故曰非聖人不能修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者有故也作者改作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以爲言之中故改

四百三十三
王示吉
作非聖人之所欲也然如太室屋壞所當新而不
新以須其壞則有罪矣則夫新者所當新而作者
不必改作其譏在作而已苟直書作南門則嫌初
于無而創之故曰新作而況南門法門也譏僭爾
僭非自僖始因新作而見焉南門非一門庫門天
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皆天子之禮管仲屏塞門
孔子譏其僭邦君新作南門聖人譏其僭天子也
縣文王之詩也其詞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
應門應門將將文王爲西伯不敢用天子之禮臯
門應門皆諸侯之制也天子之宮門則加以庫雉
魯僭天子之制則今作南門乃庫門雉門爾定三

年新作雉門蓋亦仍其舊而新之因其新作以書
僭所以示制也

夏郛子來朝

郛之滅久矣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郛取防即其地
也桓三年又取郛大鼎于宋則郛爲宋滅其地入
魯而分器亦在魯矣安得郛子哉今而來朝必魯
別封之以爲附庸也其地近單州在魯宋之兩閒
其先蓋文王之子所封與魯同姓則宋滅之而魯
封之審矣公羊以爲失地之君春秋至此八十三
年失地之君猶在乎其說疎矣

五月乙巳西宮災

祭義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則諸侯蓋有三宮之制也諸侯三歸夫人居中宮左媵居西右媵居東則西宮左媵之居也穀梁以為閔宮踈矣宮必以諡如煬宮僖宮之類耳若閔宮安得曰西宮哉蓋穀梁不考三宮之制也然則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左滑人叛鄭而服于衛

莊十六年幽之盟滑伯與之則滑蓋與鄭同盟者自後不與會盟蓋滑為晉與國服役於晉爾齊威之霸諸侯不敢擅侵伐今中國無霸鄭陵小國而以兵入之計滑必近於鄭其地在今之河南緱氏

其後十有三年秦人入滑遂為秦所滅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初邢有狄患威公却狄而城邢今邢不支折而從狄蓋若不得已也而孝公威之子其庸懦固不足以庇邢而制狄姑斬然自立無與邢之喜戚可也今乃下從狄而參盟于邢使狄念威之嘗疾於己也匕首竊發於牲壇之間孝公其殆哉則邢之盟無益於庇邢且自投不測吾為之懼矣前日盟楚今日盟狄楚與狄皆父子之仇而屈己從之屈於諸侯猶可也屈於狄楚胥為夷矣惜夫威公賢而後嗣之不令也如此奈何

冬楚人伐隨

楚自敗徐之後至是五載雖齊威既沒中國無霸主而楚未嘗以兵加中國者蓋欲以盟會求諸侯也前日齊之盟諸侯未一而宋襄亦有圖霸之心於是楚成知諸侯不可以誘而致也故伐隨隨雖近楚然漢東之大國非江黃之伍必恃其强大而不事楚楚伐之所以懲不服以威諸侯也故明年遂從鹿上之盟宋齊實先楚蓋不平焉是以秋為孟之會則執宋公以伐宋觀乎此則伐隨之役在諸侯不在隨也特假隨以恐諸侯耳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狄侵衛為邾也十八年邾狄伐衛十九年衛人伐邾邾蓋弱於衛爾既結怨於衛非借援於人無以敵之去年齊人狄人盟於邾求援於齊狄也齊知其不義而莫從而狄實與衛為世仇故為邾侵衛夫邾衛同姓也不能以小事大而交為仇敵然其兵端實啓於邾使邾敵於衛猶曰兄弟交惡爾今外誘狄以侵衛是外與盜賊為親而內與兄弟為仇卒為衛所滅非不幸也或者知責衛滅同姓而不知邾有以自取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嗚呼愚哉宋襄之圖霸也齊威之興協比諸侯輯

寧東夏垂二十年内外無患小大一德而後敢問包茅之貢於楚故能一舉而屈之今襄以子然之宋外無虬蜉蟻子之援執滕子虐鄆君賈怨於曹結憾於魯諸侯無小大皆哆然外之獨齊孝以其納己之故不得已而從焉然前冬蓋亦同楚人之盟矣保其無二心於宋哉乃一旦會楚人於鹿上之盟欲以隻牲尺書服虎狼之楚吾於是知其大愚而不移蹈死地而不恐者也夫天下所賴乎霸者以其能內撫外攘故諸侯恃以安靖而服從夷狄有所畏忌而不敢陵犯今宋襄結仇於四鄰國人且不順而況於諸侯乎乃召楚人于境內以盟

之夫鹿上宋地也引虎入閨闥婦人孺子爲之戰恐而襄公更以爲安非愚固如是乎幸脫搏噬其亦幸矣而秋又會之虎口安能屢逃哉宜其見執也

夏大旱

雩而得雨書雩雩而不得雨書旱經書大旱者二記災之甚也記災所以憂民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宋襄之庸諸侯不與結怨賈憎四鄰疾之孟之會蓋措之積薪之上而火其下襄不自警攝衣而登

之不恐也嗚呼危哉夫宋所恃者有恩於齊而已前日鹿上之盟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今齊懼楚而不至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讎也既坐積薪之上四鄰一爇吾尚何逃見執固無疑矣然宋公不道實中國也楚子雖強蓋夷狄也諸侯疾宋固爾從夷狄而執中國之君其可乎今執宋公者楚子也而聖人以諸侯共執爲文實諸侯執之而藉手於楚矣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詩人刺之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言不務耘其田而徒望私穫也今宋襄又萬萬於齊襄之下者矣豈但無禮義而不修德哉直愚而已

雖然彼其身投虎口身辱國危抑亦甚矣君子矜其愚可也尚何譏故齊襄是刺而宋襄無詩蓋國人矜其愚乎聖人於執宋公不書楚子誅諸侯也書執書伐甚之也

冬公伐邾

邾自元年從檉之會僖公惡其不附已而從齊也故敗邾師于偃蓋邾實魯之附庸其先儀父未命服役於魯至齊威之霸請王命以爵之爲子故偃然以五等自居從霸主會盟而不附於魯故檉之會歸未及國而公敗其師其後終齊威之世不敢從齊會盟者懲於偃之敗也威公旣沒宋納孝公

倍救齊不克蓋讎於宋也邾子於是首從宋爲曹南之盟宋方圖霸脅宋以抗魯今宋爲楚所伐不暇庇邾矣故公伐邾責其不附於魯也其事張本甚明方氏求其說而不得因設滅須句之事辭費而義寡學者無取焉

楚人使亓申來獻捷

孟之會魯侯不從楚蓋憾於魯旣而執宋公以伐宋使亓申來獻捷威魯也古者諸侯獻戎捷於王王以警四夷今夷狄仇中國反以諸侯之捷警諸侯衰亂甚矣故聖人於楚前書爵而此書人奪其強也書捷不書宋不予楚之捷宋也然獻捷於魯

魯亦恐矣故十二月遂從薄之盟然恐而從猶愈乎無故而從之者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宋公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執之釋宋公亦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共釋之雖執之釋之諸侯莫不與其謀而實制於楚也聖人不書楚執而楚釋之所以見諸侯非夷狄可得執而釋之也書諸侯亦所以病諸侯矣惡其從夷狄而執中國也然則執之爲諸侯之罪也釋之爲諸侯之功歟曰功在魯不在諸侯也罪在諸侯不在魯也魯何以爲功乎蓋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也前日會于孟魯不

至魯不至魯之義可見爾楚雖憾之其實要其至所以來諸侯也故使宜申來獻捷以威我魯恐而後從之使魯不從楚未必釋宋公也何則彼豺狼之性執宋公而諸侯不服則將逞其虐焉今宋公未釋而魯至故楚喜而釋之則釋宋公者本於公之往會也雖釋之執之公無以制楚而其實則因公之來而釋之故曰功在魯也前日執之而公不與今日釋之而公在焉雖公之往也不為釋宋公而往而宋公之釋實因公之來而釋之則公為有功於宋矣凡諸侯執而反書歸而宋公書釋不書歸蓋歸者若自歸歸在我也釋者在彼釋之制在

人也若曰諸侯不會則宋公不得釋也此所以重楚之惡亦以病宋公也投其機而不能自脫待人而後脫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左氏以為國曰邾滅須句公伐取之反其君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歸邾子益之文然後為顯今直書公伐邾取須句如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爾安可以須句為國今既取之則滅矣至文七年安得公又伐邾取須句也則知須句邾邑今取以責邾之不服其服則又反之至文

公之世又伐而取之也公以邾之役於宋脅宋以
抗魯故前年伐之今又伐以取其邑必其服也無
庸以邑爲國自立異說而尚口乃窮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伐鄭以責其從楚鄭則弱
矣宋方脫於纍囚之末宋何彊哉已不能抗楚而
甘就執辱何以責鄭之弱而附楚也夫鄭人者亦
豈樂侏儒而惡禮義之邦哉勢弱矣中國盛從中
國楚盛則從楚前日齊威之霸中國有足恃者則
鄭雖數被楚兵而不叛也今鄭依宋而不叛宋能
抗楚而安鄭乎不能也不能而責服於鄭吾見宋

襄之不自量矣曷自守其國而無爲楚所伐鄭之
叛服非宋所宜問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也邾伐我也公二年之間再伐邾一取
其地亦酷矣宜邾之必有以報魯也然邾以葢爾
之邦再受魯兵而不屈且稱兵以涉魯地則其心
蓋有所不愜然者矣魯之所以責邾者以其已之
附庸而不朝不貢且外附於宋也而魯天子之臣
亦何有一介如周尺帛登於王府哉而楚周之叛
國也魯實從之則無怪夫附庸而不服且外比於
宋也治人不治反其敬必已有所不敬而後得人

之不服僖公魯之賢君亦當有以念此也彼區區之邾何足服哉治吾之所不敬者邾當自來今邾以偏師犯魯境而魯不免於敗蓋我曲而敵直也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蓋爲內諱也內以諱爲貶內不書公亦爲內諱也不書敗不書公其貶可知故云內以諱爲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楚人伐宋以報伐鄭之師也宋不自量杖尺八馬箠以觸虎之怒固不能損虎一毛而遭其噬嚙無足詫者彼方脫釁鼓之餘而歸不能責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乃以區區

三小國之師以伐鄭鄭不可得而楚肆其暴一戰奔北幾至於亡此誰之咎哉宋自取也敗則俄頃而尚以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要義兵之名此吾又哂其甚愚也夫兵動必以義戰必以謀雖湯武之師不免乎此以至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此天下之義也若夫臨戰則非謀有所不能濟且我以義自持曰不正無動可也敵人者亦肯如吾之不動以守正乎彼以謀至而我以正待之是坐而待縛也武王伐紂之師可謂義矣而太公問荅之書是爲六韜其閒陰謀奇計變若鬼神而謂武王之師爲不義可乎夫義不義在未戰之前

平日爲不義而臨陣決戰乃曰吾必義義豈在坐作進退閒哉在易之師彖曰師衆也貞正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所謂中正而順義也以義動則雖毒天下而民從之豈恤夫重傷而禽二毛耶牧野之師至於血流漂杵是武王之戰不如宋襄公之義以襄公加武王之上後世其允乎彼不自量而招楚兵力蓋不支知不免於敗矣無以藉口乃假區區婦人之仁以要大義之名而公羊遂以爲文王之戰嗚呼今有人焉平日爲盜及其敗也引頸就戮曰吾義士也君子遂以爲比干之徒歟若公羊者可謂與人而不酌其輕重者也文王亦嘗執滕君用鄆子投虎口脫纍囚乎吾不咎其與宋襄之過而竊憤其待文王之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皆罪孝公

嗚呼齊孝之斯舉可謂以怨報德爾孝公之得齊宋故也獻之戰宋襄爲之敗齊師殺無虧拒魯却狄以納之其德大矣宋爲曹南之盟以求諸侯齊宜從而不從乃會楚子于齊以移其諸侯及孟之會宋襄之投不測而齊不救旣而與釋宋公者魯也齊不在焉今宋不幸爲楚所敗奔北之餘國幾不國而齊孝利其危而伐之且圍其邑噫人之非

人一至此哉蛇雀無知猶將報德人固如是耶此
乃君子所不齒而聖人書爵所以愧之也伐國而
圍邑甚矣書伐併書圍重其罪也惟新城之圍則
有其故不在此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吾嘗論齊威之霸以謂修外而不修內故不免於
怠若宋襄者所謂內外兩不修而至於亡者也徒
見齊威以區區諸侯而霸天下而不知其所以霸
天下者何修而至此也彼其受齊威將死之託而
納孝公遂以爲霸統一旦在已故伐齊之師未反
而執滕子嬰齊此何名哉既執滕子則遽爲曹南

之盟以謂諸侯無敢不從者矣既而來盟者惟二
小國鄆子既期又後會焉於是怒而用鄆子既爲
不道曹故叛之乃罄兵以圍曹滕怨鄆亡曹叛邾
去則宋之爲宋惴然而已而陳蔡又召楚人而盟
于齊則東諸侯一舉從楚矣乃會楚人爲鹿上之
盟以求諸侯夫諸侯豈可求於楚哉楚得諸侯肯
挈以遺宋乎此天下之謬舉也秋復爲孟之會諸
侯皆在楚疑諸侯謂天下有二霸而不盡歸已也
故即會而執之于薄之會脫囚以歸宜其自咎而
修已睦鄰養威植德外懷諸侯而徐圖大舉也復
不自量伐鄆以觸楚之怒以招楚兵一敗塗地身

四百十七
傷兵喪鬱鬱而死此豈諸侯叛之楚人疾之也哉
其所以圖霸者非其道也內不修德外不修政國
人不允諸侯皆貳乃以木偶之身直陷不測彼蓋
以為齊威霸業已授在己諸侯莫已違也嗚呼愚
哉霸統豈可以空言受諸侯豈可以虛名召之也
必吾有以修而致之矣齊威圖回三十年而霸業
始成宋襄欲以頃刻霸天下非愚不如是之疎且
謬也宋襄在所不責吾痛天下不幸而重罹左衽
之患噫微晉文天下其謂何吾於此又恨晉文興
之晚也襄不書葬諸侯從楚不會爾無他義
秋楚人伐陳

陳穆之為人吾所不識也前日齊之盟楚行天下
半以至於齊陳召之也既而楚侵犯中國皆陳啓
其釁孟之會楚執宋公陳實與其謀則宋之敗皆
陳為之今宋襄死矣陳乃叛楚吾不知叛楚將誰
依也依齊與則齊孝之庸與宋襄何異初以宋襄
為不足依而欲他圖之今乃欲奉齊孝以抗楚是
舍木偶而從土偶也其受楚兵何足怪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不能出耶又曰王者無外故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天下乎書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成王一出遂有外耶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諸侯入應門左康王一出亦遂失天下耶易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若曰有外則天下有警王不可出征也夫聖人書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

矣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鑿爲異說聾瞽後學曲禮遂有天子不言出之文其文蓋生於三傳漢儒雜取春秋三傳之說以立文耳非春秋三傳之前先有是言也不可以此反證春秋學者不以易書聖人之言求之乃以漢儒之說爲證非所謂達者也且春秋書天王在外者三此年天王出居于鄭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王猛恭王不書出而獨襄王書出此三傳所以疑而鑿爲無出之論也蓋景王崩嫡庶未定諸王子爭立王猛立于皇未得入成周也國人殺猛將立子朝恭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

周也是二王者皆即其地而立非自內立而出居于外也其實非出安可言出今襄王自僖九年立至是十六年爾叔帶逼王而王出居于鄭實自內出豈可不書出斯二者文各適其事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內王猛恭王也不考其事以察聖人之言妄於異同之閒鑿爲無實之論諸儒惑之而不考正因謂聖人書出所以貶襄王噫襄王之出豈得已哉聖人尚忍貶之乎自古有兄弟之難者二舜有象之患周公有管蔡之患舜于象則封之周公于管蔡則誅之皆不得已也周公上無母氏之愛而下有宗社之危故寧誅之以存宗社

舜以頑父嚚母之所愛誅之則傷孝心故封之以慰父母之靈今叔帶者惠王陳嬀之所愛也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於鄭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耳吾何慊乎哉此襄王之心也上以存孝下以存悌孝悌王者之至德尚以此貶襄王可乎貶襄王則叛道害教不可以訓然啓諸儒叛道害教之論者自三傳天子無出之論始故吾援書易聖人之言而正之無出之論不足正也所不可不正者貶襄王則害教也故愚樂正之

晉侯夷吾卒

王酌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衛侯燬滅邢說者皆以爲滅同姓名愚獨以爲後世傳授之誤蓋下有衛侯燬卒之文以類誤耳春秋書滅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反名之則諸侯書名自有褒貶非謂滅同姓也且書滅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此傳授之誤而後世沿之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吾嘗

考小戴禮記多漢儒雜說非皆聖人之言也如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之類多漢儒之言耳其書與六經並立學者所不敢議雖知其非而莫正者畏聖人也然其間與六經牴牾者不辨則害道愚豈敢昌言辨之哉姑質其與春秋違者以警後學無惑其言以亂春秋之旨記非聖人躬修修於漢儒也則其書出於春秋三傳之後蓋有援春秋三傳而立文者愚請條之王制曰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彼見吳楚之強春秋皆書子爾而北燕亦在北狄秦本西戎何以書伯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一也曲禮曰春秋失地名彼見穀伯綏來

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失地之君也而邾伯來奔
邾子來朝傳亦曰失地之君何以不名此附三傳
以立文而不合者二也又曰天子不言出彼見天
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而天王出居于鄭何以書出
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三也又曰諸侯不生
名彼見蔡侯考父鄭伯寤生之類此卒而稱名而
衛侯朔鄭伯突何以未死而書名耶此附春秋而
不合者四也又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彼見傳
釋書遇之說曰遇者不期也而公會衛侯于桃丘
弗遇亦可謂未及期乎又曰相見於郕地曰會彼
見春秋之會無常地因曰郕地而會于齊于宋亦

郕地乎況春秋會遇非治世之禮非周禮所謂因
朝而會遇者也特侯度不謹時出以謀其私而已
豈可以春秋諸侯會遇爲法哉此附春秋以立文
而不合者五也其他不能殫舉姑陳其一二以見
戴氏之說不可以證春秋者如此今衛燬滅邢乃
文之誤者而曲禮亦舉以爲典訓此又誤之大者
也且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滅實有以自致之
且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威之德遷而城之二國
旣安則比以抗狄可也而邢乃叛衛從狄又脅狄
以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蓋危
矣衛固無以制狄故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

病也初邢從狄伐衛是虞從晉滅虢之計爾虢滅則虞從之衛侯蓋有鑒於虞也曰吾不早滅邢則衛爲邢狄所滅衛滅則邢亦從之故寧先滅邢以絕狄謀而衛獲存也雖然謀則善矣其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於今書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亦豈宜從而遂滅之哉二者均有罪也若曰滅同姓而著其名則是春秋用法不原情而徒以同姓爲輕重矣故曰書名以滅文之誤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

諸侯嫁女於大夫以大夫同姓爲主今公自主之

是尊屈乎卑也娶妻必親迎之而伯姬爲子逆婦是上役乎下也公以愛其女而自主伯姬以愛其子而逆之愛與禮孰重乎以愛奪禮而尊卑上下之分亂非所以愛之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而不名殺無罪也宋爲楚所敗宋襄自取之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而晉文即位三年爾文公圖霸宋將託於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耻故殺其大夫大夫何罪哉故以殺無罪書也餘義同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楚納頓子陳之罪也頓迫於陳脅其君而出之使楚得以藉口仗義以納諸侯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仁義之足恃秉仁服義則夷狄有所畏忌而不敢侵暴今陳不仁不義陵頓子之小而迫逐之楚人貪怵反假仁仗義而納之此誰致之也故愚以陳之罪重于楚聖人於頓子書納予其納也予楚所以責陳不書遂一事爾圍陳所以納頓子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自獲挈之後未嘗通于魯其怨亦可謂深矣衛成繼立斬然在衰經之中爲會于洮以平之其爲

心蓋有比小事大之義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人方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于人者亦聖人之所許也然平莒而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何益於平蓋平之意出於衛莒蓋疑魯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聽命焉則夫洮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而後成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洮之盟衛成在會而莒以大夫向之盟衛以大夫而莒子在會何哉愚於此見莒衛之君臣進退謹重而有禮也初洮之會衛意也衛平莒魯而已不

親之何以必信於人故雖離苦塊之次不得不躬行也莒之於魯其怨舊矣今一旦復通於魯安測魯之心哉苟以身餌魯魯有衷甲之變其又何逃哉故先以大夫聽命而測魯之情也今向之盟莒意也莒知魯肯平乎已前日洮之盟蓋已信矣今將與魯爲會而已不躬行非所以爲平故莒子必親之而衛之平二國旣從則斯盟之信在莒魯矣衛侯何與哉故以大夫與軟以質信而已是二者皆適於情而當於禮故聖人兩無貶辭衛成在喪則書曰子不奪其孝也莒子來會則舉其爵與其平憾也外雖盟大夫內不沒公不以爲抗也

其與之之意蓋已白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齊之於魯固有怨矣羸之戰孝公將入而魯救無虧雖救之不捷而於孝公爲嫌也然齊之會固已釋然矣魯與齊爲甥舅之邦旣爲齊之盟則魯無慮齊之心孝公因其不虞而潛師略其西鄙則孝公之爲人蓋已險矣故書人以見其惡齊侵我疆魯固不可不問然公追齊師驅而出境可也否則整兵伐之以問其罪乃因追以及于鄆鄆齊之附庸紀季之邑也師及于鄆鄆無傷乎憾齊而傷鄆鄆何負於魯也曰弗及而後返也然則侵非義師

三百七十五
春秋左傳卷一
三
子元
追非義師戕民而已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嗚呼齊孝於此不義甚矣前日鄆之役齊首兵也首兵侵魯而憾魯報怨可乎況鄆之役追兵而已初未報齊也今又興北鄙之伐何耶雖然義非孝公之所知也宋有納己之恩孝公利其危而伐之何有於魯然不責其義無以伸王法故聖人舉而人之亦知孝公之不足以爲人矣

衛人伐齊

魯故也前日魯莒有怨衛成離苦塊之次以平之何其義也今齊魯有怨衛助魯而伐之何其忿也前

日爲義而今日助忿兩盟之功一旦弃之吾用知忿之敗德也聖人於洮之盟書子而伐齊書人無私焉因其功罪黜陟而已

公子遂如楚乞師

楚自齊之盟陳蔡召之旣而孟之會泓之戰陵虐中夏實陳蔡之罪然而兵交於宋未嘗及齊也今魯憾齊之侵伐而乞師于楚是召夷狄橫行中國其罪可勝誅乎雖齊之伐我固不義矣以魯之衆仗義而報之何患不克乃召兵於楚而示弱於遠夷開其輕東夏之心以爲天下患謂之智可不可也雖克齊得穀何益於魯而實害中國也且諸侯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地有廣狹故軍有衆寡亦各足以守其國而禦敵制勝使魯侯平日教之何患不能戰一旦有警遂乞師於人則僖公之爲國可知也然乞師於四鄰猶中國而遂乞師於楚可乎經書乞師者五均爲不能國而僖公之罪尤重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之同姓也楚虐其小而滅之凡滅國以其君歸皆名而夔子不名無罪也與譚子奔莒不名者同楚滅夔爲同姓而不名楚子用是知衛侯燬滅邢爲誤文也審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子遂如楚乞師夔爲楚滅宋被楚圍而齊怨固未報也嗚呼一舉動之繆貽禍天下其罪可勝誅乎宋自襄公爲楚執辱旣而復敗於泓幾至於亡成公即位傷痛未瘳而復有緡之圍四鄰亦可爲動心矣而諸侯惟楚是從坐視宋之病而不藥也而僖公又投其毒而瞑眩之嗟夫初命公子遂之行亦豈知其害之至是耶因知夷狄不可啓而中國不可示弱也以此垂戒後世猶有借兵回紇而求援吐蕃者嗚呼害哉則夔之滅宋之圍吾知聖人責魯爲重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君子所恃以安靖國家者有諸內不求諸外有諸內則本不搖而外無憂不求諸外則權在己而外有所忌今魯將報齊而兵不足以制齊是無諸內也其本既搖則四鄰睥睨知魯之內虛無足恃者矣乃區區乞師於楚是求諸外也求諸外則權在人求而不得則楚已測知吾之虛而招寇攘求而得之則受楚之恩惟楚所欲挈國而聽楚矣則僖公於魯尚何以爲國乎今以楚師伐齊而取穀是受賜於楚而結怨於齊也楚有責償之心齊有報怨之志僖公伐齊而反其遂安枕乎幸而齊孝即

世晉文服楚而魯免齊之兵無楚之責是宗廟社稷之幸不然方皇皇然虞齊屑屑然奉楚無日而少暇矣春秋書以者三宋以齊伐鄭以諸侯伐諸侯也蔡以吳伐楚以夷狄伐夷狄也今魯以楚伐齊是以夷狄伐中國也以情較之則魯之罪重於宋蔡均以師矣而用夷虐夏其罪豈宋蔡之比哉況伐而取邑也不義而反猶以爲功而告至策勲焉僖蓋不知其功之在前而罪居其後也悲夫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義同桓二年滕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蕞爾小邦既朝而且伐之若其不朝則尚何以自存耶魯怯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乞師以必取其邑微者吾以偏師直入其郛魯之爲魯抑可見矣數年之間內不自修而結憾四鄰僖公自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之陵虐於宋亦已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子者歟于時晉文興霸蓋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虐宋不已楚則然爾而諸侯

之不知變一至此哉有晉可從而不從反比楚以戕中國其罪蓋重於楚子故人楚子而爵諸侯亦宜知愧乎噫楚之暴至是極矣執宋于孟敗宋于泓伐陳圍陳而陳屈圍緡取穀又將以屈齊宋也齊宋屈則天下胥爲夷矣今圍宋之兵不解宋其殆哉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或者疑晉文興霸之暴蓋不速則無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故明年敗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宋之盟僖公之真情露矣前日孟之會執宋公公不與執薄之盟釋宋公公與釋之公豈能制楚哉

適因公之來楚適釋之爾僖公於此遂以為己功
曰吾不會則宋公不釋也今圍宋之役公不在盟
宋之會而公與之此則有以見公之情矣以為我
與圍宋則天下以我從夷狄而圍中國既不從矣
則懼楚之怒而移兵于魯故若後期而與盟焉內
以息從楚之謗外以弭楚人之怒其薄與宋之盟
與戍衛刺子買皆是謀也噫謀則深矣曷若勇於
從晉而決於背楚而終始為義人歟安於不義而
規免不義之名在當時則幸矣其如春秋何聖人
於薄及宋之盟特書而不序諸侯所以白僖之隱
情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文之霸功與齊威同而勢與齊威異齊威難於
合諸侯而易於制楚晉文難於制楚而易於宗諸
侯蓋齊威之興天下習衰周之弊而莫識所謂霸
者故威公求諸侯為難必屢會屢盟訓諭告戒而
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方張其侵犯不過蔡
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楚服若夫晉文之興
則諸侯蓋習於從霸主惟時無其人則無所適從
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
威之時也齊威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且陷齊魯
之郊魯曹鄭衛陳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

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威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達而妄疵晉文以爲不及齊威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齊威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懸之急於旦莫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是二者又勢之不同也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不爲曹衛設而曹衛何嫌於晉哉伐曹衛以動楚也故先侵曹侵曹而楚不出則又伐衛則夫侵曹伐衛蓋二事爾使侵曹而楚出戰

則衛不必伐也旣侵曹而楚不出於是再舉而伐衛此實二事豈可書遂哉再書晉侯非褒非貶即事之實而書之耳旣而楚果救衛則晉之謀遂矣獨患其頑守而不戰以挫吾銳鋒於是又執曹伯以畀楚讎則楚怒無不戰也楚出戰然後城濮之功成則夫侵曹伐衛者伐楚之序學者觀天下之勢探晉文之心而後以聖人之書法參之則文公之舉措謀畫不啻若自己出若三傳支離之說吾何以觀之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之叛華其罪甚著僖公必將文而飾之以立於

晉楚之閒吾竊哂其勞而拙也薄之會宋之盟皆是矣今晉文之興其氣焰威靈蓋已動物悟人齊宋之大羸秦之強皆屈而從之而僖公以東魯大邦不知自反庸庸以役於楚及侵曹伐衛師動南鄰猶將爲楚伐衛事窮謀迫尚不決其向背殺公子買以賣二國彼其赴於晉必曰子買戍衛旣殺之赴於楚必曰買不卒戍已殺之彼以爲夷夏之強弱蓋猶未判也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容於夷夏之閒以觀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會而後朝于王所嘻彼其不與曹伯同執以畀宋者幸也是以殺子買猶足以誑

楚惑晉然魯則免於難矣子買何罪哉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彼公子遂之徒不忠不義之心於是啓矣則殺子買豈所謂善謀國者邪取禍之道也

楚人救衛

楚之爲楚彊而無謀者也晉之伐衛所以誘楚兵楚兵果至是投晉文之成筭也衛何足救哉晉之伐衛志不在衛以衛之小晉兵臨之不啻湯沃雪矣而晉存而不克者待楚至也然齊威伐楚直造楚地蓋諸侯皆爲齊矣今諸侯旣從楚矣越曹衛而伐之則懼二國議其後故先伐曹衛然伐曹衛

四百
而遂克之則次及陳鄭克陳鄭則次及許蔡克許
蔡而後至於楚使楚按兵不出俟其克六國而後
至楚則晉兵罷且盡矣偏師可克也楚謀不及此
晉方伐衛而總兵出救是墮其計也且晉之伐衛
久而不克者豈勢不敵邪待楚而已今楚救至克
楚則諸侯皆爲晉矣彼陳鄭許蔡曾何勞師哉故
晉兵不及楚境克之城濮而諸侯自歸此晉文之
廟謀也故曰楚之救衛彊而無謀者也城濮衛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伐衛以誘楚兵楚兵至矣患其不掃境而來
來而不戰於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宋楚之深仇

而曹楚之親附也執其親附之君以畀讎人楚非
木石能無怒乎怒則罄兵而來殫力而戰晉以仁
伐不仁以義伐不義辭直而氣銳何患不克此所
以成城濮之功也晉以諸侯而擅執諸侯蓋有罪
矣而聖人書其爵不歸京師而畀之宋人非所宜
畀也而聖人不以爲非者蓋成其勝楚之謀以濟
天下之沉溺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威文之服楚一也然威以柔服而文以剛服吾嘗
稽其所以不同者勢也威公制楚於方張天下諸

侯固未嘗從楚以天下諸侯臨之故不戰而服文公制楚於既熾諸侯皆從楚獨未從者齊宋耳以齊宋敵天下諸侯楚安得屈故非戰而勝之不可楚不可服諸侯不可得也故楚師一敗南奔然後脫天下諸侯於左衽之俗而復衣冠之故莒魯蔡陳衛鄭始如踐土之會也不然非戰而勝之安能奪諸侯於虎狼之口哉用是知威文之服楚迹異而功一也然晉文以五年之間突起而攻之一戰而霸可謂一時之偉績矣使齊威之興五年而遽伐楚則未必勝用是知晉文之功爲難也故聖人於威之興書人書師而後爵之而於文則一出而

書侯侵曹伐衛執曹伯敗楚師皆舉而爵之而城濮之戰三國書師而晉獨稱侯其予之也至矣蓋不如是無以顯其一時之儔功以爲天下萬世之勸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前日之使屈完者成王也今之使得臣者亦成王也屈完之盟有餘功而得臣之敗有餘罪然聖人於殺得臣以殺無罪書何也蓋得臣所以使之者非屈完之比也屈完奉命以和得臣奉命以戰和固人之所易戰固人之所難和無勝負而戰有勝負戰而勝則得臣爲功戰而敗則得臣爲罪成王

必於勝也得臣安保其必勝哉必於勝而以敗終之宜得臣之所以得罪也然兵固危道置人於危道而必人之勝可乎是則成王之罪非得臣之罪也故以殺無罪書聖人之意蓋以爲幸勝於不可必得不若求盟之無不得也前日之盟亦成王今日之戰亦成王盟與戰成王之始終仁暴之賢否蓋已判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出奔無不名者而衛成之奔獨不名非其罪也衛叛華即夷子買成之楚人救之則衛比於楚固矣安得爲無罪然楚兵已敗衛何敢抗晉晉捨

而安之可也乃逼而出之何邪然則安知晉逼而出之曰觀踐土之會衛侯未反而衛子就盟則衛子必晉之所立而成公之奔非晉逼之不出也晉文挾霸主之威迫脅小國之君而擅廢置之故聖人不名衛侯所以著晉文之罪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盟與會于溫天王皆在天王不居成周而出次于外說者疑之而踐土之盟聖人惟書公朝于王所而不書所以出之故不若溫之會書狩而後世釋然無疑也三傳遂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

四百十三
且初無三傳後世安知其下勞晉侯而在溫邪故
學者當於未有傳之前求春秋不可遂信傳而不
稽諸經也且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
自後初不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
居踐土久矣何下勞之有惑者弃經任傳謂左氏
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爲實且聖人作春秋以周
爲重安有晉侯納王之事而不書哉然自後卒不
書天王歸成周豈襄王卒不復返如昭王邪曰天
王之歸因踐土之盟也前乎此鄭陷於楚天下無
勤王者楚則在所不責也今晉侯克楚于城濮以
敵王愾奏凱于王會諸侯以盟于鄭以諸侯朝焉

天王因是復歸于成周也然則何以不書歸曰冬
書河陽之狩則知天王旣歸而出狩也謂前乎此
晉侯納王者意之耳且于時鄭陷于楚晉未服楚
安能直犯楚境而取日虞淵哉文公非緩於納王
蓋先勝楚而後納王也則夫伐楚者納王之資也
然則踐土之盟厥勲茂哉外挫彊楚內定王室一
以敵愾一以勤王是一舉而兩濟小人不樂成人
之美取三傳掇蜂之說以疵吾晉文君子所不甘
焉故愚稽於經以正之非私晉文白聖人之筆法
而已

陳侯如會

陳自二十三年受楚之伐二十五年遭楚之圍遂折而從楚二十七年圍宋之役陳與之則陳叛華即夷蓋五年矣今晉侯勝楚而脫之於侏儒之邦陳得無返心乎故踐土之盟晉文外獻楚俘內靖王室實爲盛舉陳胡敢不從故惠然來歸願與斯會聖人即其情而書之曰陳侯如會喜其悔罪知反而洗其叛華之罪也與鄭伯乞盟者有間焉故鄭伯乞盟乞者辱辭也乞盟懼齊侯之不我信也今陳書如會如會者緩而不迫與會足矣不求盟也陳鄭之來一也觀聖人之書法則善惡自異矣公朝于王所

諸侯朝王于鄭而書曰朝于王所何哉不地所以尊天子也四海皆王土書地則若非王土矣故槩書王所則四海之內皆王所也詩曰自天子所王師之所言王所在而已不以地爲礙也然則居鄭何以書地蓋不書地無以見其出既書居鄭則王所即鄭爾然則朝于王所正乎曰無問正否王之所在朝侯朝之禮所當然然兩書王所之朝則見諸侯之不常朝也常朝于京師出朝于王所諸侯之職耳今諸侯不常朝因其在鄭而一朝之則知諸侯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書此以見諸侯之罪而顯晉文之功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諸侯出不名而歸名之出善而歸惡也其出既善而歸安得惡歸有所廢殺也有所廢殺則經何以不書不必書義自見矣初成公之出晉立叔武于衛踐土之盟所謂衛子是也今衛侯復歸所謂衛子者何以置之哉不殺則廢矣夫衛子非篡也晉實立之故凡諸侯在喪踰年則稱子以其未踰年不敢君也今踐土之會叔武非在喪亦以衛子書衛子蓋逼於晉命而攝衛政實不敢君以待衛侯之反也則衛子亦所謂賢者歟衛侯書復歸則國逆之非外納之矣國逆之是衛子之意也衛侯入

而不察以爲衛子篡也故殺之則夫衛子者乃魯隱公而衛成即允公也以遜而得逆以賢而得罪此聖人於叔武書子以見遜且賢於衛侯書名以見逆且有罪也其義蓋已著矣安在書殺衛子而後見其惡哉此春秋微而顯者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子之徒也晉侯立衛子而元咺相之今衛侯入而殺衛子故元咺奔晉以訴焉君何可訴哉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之不去則死之衛子之賢衛成不當殺而殺諫之可也不可諫死之可也死衛子之難其猶不失爲晉荀息況衛子之賢

非奚齊比哉。咺而死之，其義當加荀息一等。今乃脅晉以訟君，雖訟而得直，其如逆君之罪何？卒之衛侯再入，終與子瑕同死，不死於義而死於逆元咺之愚甚矣。

劉和

陳侯款卒

召陵之師，許男新臣卒于師，不書。師踐土之會，陳侯款卒于會，不書。會說者皆鑿爲虛論，以爲威文之會安之非也。許男歸卒于許，陳侯歸卒于陳，蓋召陵之地近許而踐土之地近陳，以疾歸而卒于其國，爾許男之卒吾旣言之，而陳侯之在踐土踐土鄭地，鄭今之鄭州，陳即陳州，陳鄭爲比鄰，其疾

而歸國卒于國矣，故不書。會無可疑者。

秋杞伯姬來

此私來也

公子遂如齊

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其怨深矣。幸孝公即世，昭公篡立而不修怨于魯，魯之幸也。今旣同踐土之會，舊怨旣釋而好未厚，公子遂之如齊修齊好也好，雖修于齊，心實畏乎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溫之會，天王旣歸成，周晉文於是合諸侯而朝之。

然不朝諸京師而朝諸河陽何也蓋襄王在鄭鄭實陷于楚晉侯勝楚得鄭而取日於虞淵前日踐土之朝是也今天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重而晉將朝焉於是襄王出狩而就見之所以勞晉文之來也然則禮乎曰非禮甚矣諸侯朝王禮之常而天王受朝亦禮之常也自入春秋百年之間無復修朝見之禮晉侯朝王蓋曠世盛典也於是屈而出見之而托狩為辭焉蓋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以下自夷迄襄又百年矣則循其漸而至于出見亦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說者疑之遂以晉文召王以諸侯見為此說者蓋不知踐土之盟襄王在鄭

以為天王出勞晉侯既以踐土之朝為襄王自出則疑河陽之狩不容再出也故以晉侯召王為言且晉侯方以尊王而市名於天下今反召之以買抗君之罪邪必不然矣蓋踐土之役襄王先在非出勞也則出勞晉侯之行乃河陽非踐土矣故聖人於此書狩而踐土不書狩則知踐土之朝天王已在河陽之朝則天王出勞也其文甚明無可疑者何用從三傳之鑿說者哉又嘗以地考之而知河陽之狩非晉文召王也河陽今之孟州河陽與溫皆孟之屬邑其相距甚邇而河陽即孟內邑也孟距王城纔七十里之近而不舉趾如王城哉則

河陽之狩王自出勞也審矣不可以七十里之地誣晉文以召王之罪然則孔子稱晉文譎而不正者何也曰非此之謂也召王天下之逆節豈特譎而不正哉使晉文而召王聖人將不齒之矣何止譏其譎邪夫所謂譎者謀也有如侵曹伐衛執曹伯畀宋人執衛侯歸之京師皆譎而不正者也故聖人稱其譎若夫尊王之義豈容召哉召而曰尊之其罪大矣徒謂之譎可乎聖人許予不如是之輕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文直元咺之訟而執衛侯晉侯之私也歸之京

師天下之公也以一國之私而冒以公天下之名已不自決而移其失于王此晉文之所謂譎者也衛侯之殺叔武固非所當殺爾而元咺訟君豈所當訟邪晉侯執元咺而責衛侯則兩得其罪今反執衛侯縱元咺于衛則是長其臣而陵其君也衛侯既有罪然執於其所不當執則不得為霸討故於晉書人既執非其所當執而歸之京師是已為非而移之於天王其可乎春秋書執諸侯而歸京師者二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遷詞也晉執而不正於是遷之於王假王命以釋之也蓋自執而自釋之則失刑為愈甚故假之王

四百十一
也晉則自便矣王何負而得失刑之謗哉是則晉文之譎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晉文之執衛侯以其殺己之所立也歸元咺以其忠己之所立也且衛侯與元咺姑無問其曲直而晉侯之立者當立與不當立晉侯一言自訟則衛獄自判矣晉侯逼脅衛侯而出之乃立叔武於衛叔武豈宜有衛者哉及衛侯之歸而去其所不順亦人情之必至者元咺脅晉而訟其君以殺叔武之故也晉文不自責立叔武之非而責衛侯殺叔武之罪知衛侯殺叔武為不當殺而不知元咺訟

其君為不當訟也自投於昏直情不反愈行而愈失道原其本則初不逐衛君不必立叔武不立叔武不必執衛侯不執衛侯不必歸元咺不歸元咺衛不再亂彼其逐衛君立叔武執衛侯既往不咎可也而元咺安可歸之衛復為衛之禍哉歸元咺是長無君之惡而稔成衛國無窮之患也則晉之為晉抑亦無君之國歟若元咺者不必聰明聖智而後察其惡途之人皆知其無君矣使晉誅之以令天下或執以畀其君使甘心焉天下莫不稱快今反助其虐而俾歸衛卒之衛亂者三年而後定晉文為之也

諸侯遂圍許

許自二十七年從楚圍宋晉侯服楚釋而弗伐幸也而踐土于溫兩會諸侯以朝王而許獨不朝其為罪可勝誅乎今會溫諸侯以王命圍之責不朝不會也書遂繼事也無所貶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春晉侯執曹伯畀宋人非以治曹假之以怒楚也及敗楚師則曹伯宜釋之矣其間諸侯再會再朝實天下盛舉曹非不欲也而晉侯不釋而俾之與會蓋亦過矣自春徂冬拘繫於宋而後釋之曹伯有所慊焉何慊哉慊其不得與朝王之列也故纔

獲歸曹聞諸侯之圍許問不朝之罪遂整兵以會圍焉曹伯之意蓋以為不得與朝王而獲與行天討猶足以釋吾之慊也說者以為晉侯役之非也葢爾之許諸侯圍之何患不服何賴於曹哉遂會諸侯圍許曹自遂也非晉侯遂之也書名正其叛華之罪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來來朝也何以不書朝不與朝也介者夷之附庸異乎邾蕭也故邾蕭未命字而不名而介葛盧名邾蕭來則書朝而介不書朝所以別夷狄而辨内外也與白狄來同然公不在而介來朝何

邪夷狄之朝孰測其情然公不在介非不知也乘虛而來有所窺矣故明年而侵蕭厥有以哉

公至自圍許

公會于溫朝于王所今其至也乃以圍許至何哉志其實也至自會則若無功至自京師則實不至故以圍許至也後事小則以前事致於是不通矣圍許豈大於會溫朝王哉例之不可用也明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洮之盟齊威盟王人而無貶辭蓋以諸侯會王人為敵也翟泉之盟晉盟王人皆貶書人以大夫而

抗王臣是待已與天王均也故皆貶書人此春秋重輕之義蓋顯矣然晉文前日兩合諸侯兩朝王其功大矣功大必矜中人之常情也今以大夫而盟王人無益於尊王而有抗上之罪況翟泉周地以大夫而盟王臣於天王之側抗可知也宜諸侯自是有叛者晉不能來之且已不能尊王何責人之尊已也

秋大雨雹

天地之大經曰陰陽而已天下之大勢曰治亂而已天地之變霜雹雨暘日食星殞水旱癘疫皆不離乎陰陽而人君之政德刑禮樂視聽言動仁雷

善否皆係乎治亂作於下則應乎上政治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和沴之應顧人君所行如何爾大雨雹陰勝陽也雖天地之應不可俄而測然求其類而推之則君不君而臣逼君德不修而刑勝德剛不立而柔侵剛夫不制而婦抗夫者皆陰勝陽之類也春秋之世其類實繁不可以一二考也經書大雨雹者三皆著陰勝陽之罰爾若求其應則吾不知

冬介葛盧來

葛盧春嘗來朝矣以公不在而未見公於是冬復至其禮則厚而情則可疑也介本東夷一歲之間

兩造魯庭能保其無窺伺乎明年侵蕭未必不因此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威之世狄嘗伐晉矣威以晉之不我屈也視而弗討今晉文之霸而狄侵齊文亦坐視而弗問焉其報均矣然齊之弗討則憾晉之不從今齊實服晉晉何辭而不為齊征之此亦見晉文老而懈也一勝楚兩朝天王至翟泉之會則已不親之矣盟王臣且怠於行何有於狄文公剛毅果敢有過於齊威惜其老而力有所不逮也奈何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晉執衛成歸京師衛無君者二年于茲矣衛國之柄專於元咺今衛侯將歸必殺元咺而後入固其宜也而公子瑕何人亦與其戮哉吾意元咺訟君而得國國人不欲也故奉公子瑕以順國人之情其實元咺專衛耳公子瑕者賢邪愚邪壯邪稚邪吾不得而知然其實無志于君衛者也故聖人不以君書亦不去族則知其無意於衛也元咺彊之而已故以元咺加其上焉則夫瑕固無罪而元咺衛之逆臣也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何邪蓋元咺之殺非國人共誅之出於成公將入之意也是則成

公以私憾殺之安得爲國討賊與晉殺里克之義同然則衛成未入安知其出成公之意也曰惟其未入而將入所以知爲成公之意也若成公至而與國人共殺之則是討賊矣公未至而讎於咺必將得咺而後入也故衛人殺之以奉其意焉此聖人誅惡之義學者不可以迹求之

衛侯鄭歸于衛

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衛成與成十五年晉厲執曹成是也然曹成之歸不名而衛成書名曹成書歸自京師而衛成書歸于衛此其所以異者不可不考也曹成之歸無罪也故不名衛

成之歸有惡也故名曹成之歸天王釋之故書歸
自京師衛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于衛衛成何罪
邪自楚歸則殺叔武自京師歸則殺公子瑕兄弟
天倫也非周公之不得已有所不必誅而叔武子
瑕何誅哉叔武之攝以晉子瑕之立以元咺衛固
不能抗晉也殺元咺足矣彼叔武攝政以待公之
還公子瑕逼於元咺而非得已皆兄弟之賢者也
賢者忮而殺之況兄弟乎此其所以爲惡而不免
於聖人之誅也安可不明以別之然晉侯於此又
不容無罪也初而執之固非其罪矣乃移惡於京
師既歸京師則釋之與否聽天王之命可也今乃

已請而歸之且初執無罪則過歸於王今釋無辜
則恩歸於己京師豈晉侯分謗之地而天王豈晉
侯木偶之玩哉此其罪有不容貸者故聖人書歸
于衛則命不係於王而權亦不歸于晉使若衛侯
之自歸也此又意之寓於言外不可以文求者也

晉人秦人圍鄭

晉人圍鄭說者皆以爲報私怨考之於經無私怨
之隙學者學春秋邪學傳邪學傳也故宜從私怨
之說若學經也當信經豈得於經外鑿爲異論哉
且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及翟泉之盟則鄭不
至晉人圍鄭責其不與翟泉之會也晉人曷亦無

責鄭而自責已曰大夫可盟王人乎已可以敵天王乎無怪鄭之不至也已抗天王而不問人不附已則圍之是輕於責已而重於責人也故晉秦皆人誅其非所當圍也說者徒見其書人遂從左氏於誣以爲重耳過鄭鄭不禮焉事之有無不可決信況越五年同兩盟矣至是而始責舊怨哉其爲說甚迂不近考翟泉之會而遠求過鄭之文不信經而溺於傳惑矣

介人侵蕭

蕭附庸也以附庸而侵附庸固無足道然或因之以交大國之兵亦不可不慎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宋魯之與國而邾魯之附庸也故七年魯爲宋伐邾然而魯卒因之以背宋則附庸雖微亦因以交大國之兵怨者有之矣蕭附於宋而介附於魯彼蝸角交爭何足數哉而宋魯不因以交怨者幸也況介夷狄耳而侵中國此魯所當責而不責無乃受其一歲兩朝之禮以爲惠哉吾見禮不足而罪有餘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自春秋至是天王遣王臣聘魯者凡六然未有以三公下聘者今襄王以晉文兩合諸侯而朝之蓋已不勝其榮焉於是以三公來聘周公之來非特

聘魯也晉齊以降皆歷聘耳嗚呼周室之不振亦天子自卑以招侮乎雖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而君德之剛不可自挫也前日河陽之狩勿狩可也諸侯之來距王城七十里矣勅侯人以導之戒闔尹以時告命司徒具徒司寇詰姦至則儼然南面而臨之則諸侯凜然知王室之不可慢而尊王之心愈不敢怠矣乃屈萬乘之尊而出見之宜諸侯之侮心生而以已敵王也故翟泉之盟遂以大夫而抗王臣有以也哉則魯以公子遂報宰周公之聘非首於公子遂蓋首於翟泉之會矣然公子遂如京師而遂如晉則是魯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

魯蓋以爲宰周公之來爲魯之榮大矣然求其故則本乎晉侯以我朝王而致是之榮也故旣已聘周不可不如晉以報其私焉則是聘使之勤出於周而勞問之恩歸於晉也嗚呼諸侯於是知有盟主不知有王室矣然自隱至莊天王聘魯者五卒無一介之使如周則今日公子遂之行已爲非常之禮尚何責其遂如晉邪極聖人之意則必上誅隱桓莊坐受天王之聘而不報次誅僖以大夫而報上公之聘以事晉之禮事周也內誅魯而不赦則外而諸侯皆受春秋之法而無詞矣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周衰侯度不嚴封守不固田邑取奪一彼一此後世蓋有不知其所由來者矣孟子曰魯百里齊百里子產曰列國一同春秋之國豈復有百里一同之制哉皆數圻矣若非侵奪何以至此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皆後世拓大封境非復伯禽受封之疆井也今濟西之田不知其本魯之田歟抑侵小而得之也然入春秋無以考其實而淮濟岱皆魯之境則濟西蓋魯田也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濟有魯濟今日濟西則自濟以西之田爾然經初不書失濟西之故而今書取故說者以爲取

曹田且內取外田必係之國如取邾田自漵水是也不係之國則是取小國或附庸耳如取邾取根牟是也內取田無不係之國者惟成二年取汶陽田與此取濟西田不係之國不係之國則本魯田矣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取是田也至宣十年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書歸我則知濟西本魯田也審矣說者又曰田雖曹田而取之晉不可係之晉亦不可係之曹故直書取濟西田若然則當如取郕大鼎于宋書取曹濟西田于晉然後爲顯今書取濟西田安知其爲曹田也疑聖人作經不如是之晦使後世無三傳則濟西之地安考其本曹田

也故當以經文爲正三傳之說無足信然則是田何所取之曰取之晉也晉以公子遂之來而反侵疆也晉於何時侵之計春秋不書當在隱公之前矣詩人頌其復周公之宇者此也不然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未嘗有復侵疆之事則所謂復周公之宇者安在哉非濟西之田吾欲問之

公子遂如晉

前日公子遂以如周之故遂如晉則事晉爲不專而繼得侵疆焉於是復以遂如晉謝不敏也然公子遂如周而遂如晉則事周亦豈爲專乎且宰周公之聘在遂未如周之前而濟田之歸在旣如晉

之後則周之恩爲厚於晉聘雖虛名於教爲重田雖實利於德爲虛魯不以報聘爲不敏而以拜田爲不專不再如周而再如晉僖公於輕重厚薄之間抑亦左矣然在當時觀之則晉彊而周弱聘爲虛而田爲實故寧厚於晉而薄於周重於田而忽於聘也厚晉薄周重田忽聘春秋之時然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

魯自春秋至是幾百年越四公未嘗言郊者蓋知其僭而不敢舉也說者以爲得禮不書豈百年間無一失禮者至僖公而後失禮哉不然也僖公蓋自以爲魯之賢君作聰明於典禮之外而舉郊祀

焉蓋郊之制自惠公請之於周有其制而未嘗敢
用也而僖公首舉之故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詩人究言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則前乎此未嘗舉是禮也詩人歌其美春秋
譏其僭是又情與義之不兩立者也夫郊有常月
月有常日在所不卜也故曰卜郊非禮也禮不卜
常祀周禮龜人春釁龜祭祀先卜者卜牲與日耳
無卜郊之禮卜以決疑常祀不疑何卜之有蓋僖
公亦知郊之僭而懼得罪于天故卜之卜之不從
固其宜也春秋卜郊者四無一從者天豈容僭哉
然卜筮不過三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而魯之卜

郊有四卜五卜者其瀆神甚矣然四卜五卜而遂
不郊猶爲知自反以畏天而僖之不從則猶三望
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蓋魯郊之僭不敢
同於周故歷卜子丑寅三正而後郊夫不敢同於
周則勿郊可也知其僭矣遷避其時而幸吉焉不
其瀆天地乎則夫記禮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
龜於禰宮者魯之僭又非三代之常典也左氏所
謂啓蟄而郊孟獻子所謂郊祈農事皆非周之典
魯人遷避之禮爾然則郊時何以爲正周之始郊
日以至是郊時至正者也故曰郊之祭也迎長日
之至也則夏之十一日至之日矣鄭氏循左氏

之說以迎長日爲日長之時建寅之月不旣疎乎
不知左氏之說魯制也非周制也豈可以日至爲
建寅之月哉此固與春秋無傷吾姑正之

乃免牲

牲一也或曰免牲或曰免牛何也未牲曰牛旣卜
曰牲牲具而卜郊不從則免牲免牲則不郊矣

猶三望

三望之說諸儒紛紜莫定乎一或以爲周禮天子
祭四望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魯之望旣祭濟岱
魯用天子禮兼祭三望若然則當曰猶四望今曰
三望則是舉其外而遺其內也或以爲泰山淮海

則海不在魯境昔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河非
所獲罪則望者望祀其境內山川也五嶽之岱四
瀆之淮濟皆在魯所謂三望也岱在兗州所不必
考濟出王屋山分於砥柱經齊魯之間入于海淮
在信陽合泗水經魯之南入于海則三望岱濟淮
也審矣然則三望魯之常祀也何以書以不郊猶
三望書也虞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則因郊而望祀山川也周書曰柴望大告武成則
燔柴祀天因而望祀也是王者郊祀天地之禮蓋
天地神祇不可偏饗矣今魯初將用郊及卜之不

順則姑祀地祇焉雖祭不越魯望是亦僭祀地之禮也非無事而常三望者矣故聖人書曰猶順其欲也彼蓋自以為猶愈乎不三望也則猶之為義猶愈乎已非謂可以已之辭也學者宜深思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杞亦有君乎何朝聘婚姻皆出於婦人也杞侯之子當婚有媒妁存焉安有姑自求婦之禮前日亂朝聘之法今日專婚姻之命伯姬亦悍哉杞侯失夫之剛而不制僖公以兄弟之心而不拒兩譏之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齊侯城楚丘以遷衛至是蓋三十年矣衛雖遷而狄未艾齊威未沒蓋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十八年及邢人伐衛二十一年侵衛狄為患於衛抑亦甚矣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遷於帝丘而避焉然而衛有狄患齊威城而遷之今狄日熾而衛自遷晉文坐視而不恤文德衰矣抑亦耄而謀不及是乎明年而即世何暇問狄哉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及夷狄盟所謂下策也然既懾之以兵彼有所畏而盟之猶足以戢其噬螫之鋒而結其安靖疆場之好也蓋夷狄之情怯之則愈進追之則奔北吾既以兵臨之必恐而求平然後許其平焉是乃制夷狄之術也狄之橫甚矣入衛伐邢侵晉侵齊邢衛皆遷而避之齊晉亦忍而不伐吾不知狄何足畏而諸侯之大者怯小者遷不敢以一鏃傷之寸刃及之何也今衛已遷狄蓋疑其畏已也衛出其不意以兵侵之狄果恐而求盟於是即其地而盟之故衛無狄患者十餘年侵之威而盟之力也抑亦衛受狄患之久至是始得其術歟何前乎此不

敢伐而至此始一侵之也其後晉人敗之晉師滅之皆視今日之侵爲兵首而卜知狄之勇怯則夫侵狄盟狄不可謂無謀者矣書人將卑師少也再舉衛人侵一事也盟一事也不可曰衛人侵狄及狄盟自不成文理苟析而言之則嫌若內之微者及狄盟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威文之霸功醜德齊然威公之後子孫不振庸庸守國而已無復興霸者而文公之後厲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業以宗諸侯與彊楚角立雖不足以服楚而中國賴之不遂爲夷狄則亦不爲無益於

衰世焉吾嘗求其所以然威公務以柔勝而濟之
以威文公務以剛勝而濟之以德此所謂彊弱之
異而興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其傳世之數
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之後屢僨而屢興少康
盤庚高宗皆奮起衰亂之中卓然爲一時賢王而
周之後委弊不振興於衰亂之間者宣王一人而
已而宣王之爲人剛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蓋不
如是亦不足以興也愚因是知威文子孫興衰之
異亦商周之勢也商尚質而周尚文質近乎剛文
近乎柔柔可以彊而不可以久故周之後平易和
憚而鮮能崛起剛可以立而不免於挫故商之後

嚴厲奮發屢起而屢躓亦祖宗之所尚者有以致
之也今威文之所尚固不可以髣髴商周然觀其
子孫之興衰實似之威公之興每不爲剛厲果決
之舉內合諸侯惟務柔其心而不加之以暴宋鄭
不服纔侵而伐之緩其來也戎狄爲患忍而不討
遷邢遷衛遷杞避之而已不與爭鋒也諸侯旣合
垂二十餘年不敢犯楚及召陵之師以天下諸侯
臨之何患不克一問而屈整兵而退不戰也其爲
人寬緩和柔不務剛決故其子孫皆以優游和易
四公子皆不能自立死生廢置皆係乎人景公在
位幾六十年無大過咎僅足以安國而已權專於

田氏而不能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無足怪哉威公之貽謀者然也若夫文公之興則不然餉口於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晉則任賢使能治兵富國不五年而圖大舉侵曹伐衛以犯楚之鋒執曹伯畀宋人以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出而不戰也一戰敗楚師殞得臣拔天下諸侯於左袵之鄉還衣冠而盟之朝襄王而歸之成周再朝京師則襄王有所不敢當而下勞晉侯於河陽矣其氣焰威靈震動天下此威公有所不能且不敢爲者也文公勃然於亡命之餘五年而成霸業楚之彊威公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威公所不敢殺者

文公誅之是皆以剛毅果決勇於必爲以濟大謀成大功故其子孫恃以宗諸侯悼公平公皆足以抗楚而折其鋒天下賴之諸侯宗之主盟中夏垂二百年與春秋相終始者文公之規模基緒不爲委靡保身之計以遺其後也以是論之則威文子孫興衰之故蓋已判矣後之君欲立世縣遠子孫有所維持不爲齊之衰弊不爲晉之剛暴世有興王而無弊者惟以威濟德以弱濟彊以仁爲本以兵爲用則雖與天地俱久可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北鄰晉南鄰鄭晉方彊必附於晉也秦穆公伐

鄭不能不假道入滑滑晉之與國晉能無嫌乎故

夏有殺之師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平舊怨而通新好也今國歸父之來蓋報公子遂之聘歟遂之聘於今四年耳何報哉蓋日前晉文霸諸侯皆事晉無二也今文公卒諸侯無所適從故締交以修疆場之好也聖人不略而書之與其講信修睦之善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孔子序書於秦誓之篇書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伐鄭之文春秋不書不赴也而春秋書

秦人入滑滑與鄭爲鄰因伐鄭而入滑爾滑晉之與國晉襄於是帥師而敗秦師于殽以書序考之則晉襄秦穆也而春秋之文則晉人秦師也書序志其實春秋用其法二書皆出聖人手而文之異如此然後知春秋書人書師用法有繩準不可不深求其義也君將不言帥師例之常也然君將而書人君將而書師何也此春秋之變輕重之法也蓋稱人之罪重於稱師而稱師之義又已得罪於稱爵者矣今晉襄貶爵而稱人秦穆貶爵而稱師均有罪焉而輕重分矣秦穆初謀伐鄭不可得乃移兵於滑滑何負於秦穆哉恃衆而扼小邦爾故

聖人書師著其衆也晉襄在文公之喪墨衰經以行金革之事要人於險乘其不虞而敗之殺殺秦地也秦固未嘗犯晉晉以滑與乎已而秦虐之故冒喪而行且滑方受兵晉以偏師救之足矣不能救滑之危而扼秦於險且滑自滑爾晉自晉爾滑雖已之與國而秦實父之同盟已與父孰尊而同盟與與國孰重哉黨已之與國而敗父之同盟況當苦塊之次而與戎哉故聖人特人晉重晉責也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狄侵齊者屢矣而齊不討無乃藐其小而勿治乎

敵無小不可忽也忽其小必長寇矣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其閒敗邾師者三親伐邾取邾邑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吾不知邾何憾于僖虐之如是之酷也極其原則邾蓋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則列五等不屈於魯僖二年櫜之會從齊威盟公怒而敗之於偃其後不敢從霸主會盟至宋襄之興邾人復附之與曹南之會故僖有前日之伐今僖以就盡之年威不足以攝之邾必叛矣故公伐而取其訾婁春秋書內伐取者七而取邾田取邾邑者五魯蓋以爲邾乃已之附庸取

邾田亦已田取邾邑亦已邑也噫邾實受封於周魯焉得專制之魯必將服邾而俾臣乎已則有仁以懷之義以屈之力安能制邾哉晉以八百乘納捷菑於邾而不克納者義不勝也雖公子遂掃魯衆而扼之邾有滅而已服不可得也僖公曷亦自咎邾所以不服之故而內修其德則邾何敢拒命也不自咎而以力服人公無謂邾小吾見義不可脅豚彘而況於人乎況於附庸之君乎

晉人敗狄于箕

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大小皆受其毒而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伐晉封豕長蛇乘隙而動非掃其巢穴殆未已也侵齊而齊不能討侵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以國歸父之聘也歸父之聘大夫報之足矣公何用親之前日齊威之霸公兩如齊尊霸主也而昭公何足事哉公蓋德其忘孝公之怨而不報取穀之役也不然何所畏而如齊邪齊魯切鄰朝聘往來浹旬而已今三月而後反公之志荒矣不死於齊幸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十二公之中惟僖公爲賢君讀詩之頌則措之三王之列而無愧然觀春秋之所書則無一是者蓋人莫不有美惡也詩頌其美而春秋書其惡使僖能悔春秋所書之惡而就詩人所頌之美則三王何異哉惟其美惡半之此所以爲魯僖公也詩義之美多溢美不可以爲實就春秋所書而訂之則僖蓋中材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末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霸主則僖亦無以自立可上可下因人爲善因人爲惡而己方齊威之霸也服強楚定王室僖實與其功

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于薄僖亦與其辱晉文之未興也僖以楚師伐齊爲楚人戍衛實蒙惡名晉文之興也兩會諸侯兩朝王所以獲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莒于鄆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涖盟以求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霸主之禮此雖出於友而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鄰國帥師入杞以虐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于周旣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子惡此雖出於遂而公實蒙其惡愚因是又知僖公爲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遇鄆子于防典禮不經而用禘致夫人免牛猶

三望此又中人之性德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然在位三十有三年一日無土功之事惟一城楚丘則從齊封衛而已未嘗以私玩而役一民也其愛民恤物之心形於面顏雨必書不雨必書大雩必書大旱必書憂勤辭色與民同之此則春秋之所無也噫使公子友而始終相之不為仲遂所誤則僖之為僖不如是而止矣惜夫
隕霜不殺草

天肅殺之威以霜君肅殺之威以刑霜不殺草何以為霜刑不戢姦無以為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詩曰九月肅霜況十月乎宜霜威之動而無草

不黃也今隕霜不殺草異之大者以類推之無乃當時諸侯網漏吞舟而刑之不肅乎雖天豈樂人用刑然刑或不用而姦宄不戢暴亂不除何以為國此所以必用者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君之刑即天之刑惟其當罪也已霜不殺草猶姦宄之不誅暴亂之不戢天之垂戒顯矣聖人書之所垂訓後世刑之不能不用用之不可不謹也

李梅實

夏之十月亥甲未萌而李梅實其物至微而為異至大霜不殺草所宜殺而不殺李梅實所不當生而生也春生秋殺天之令也今皆反之則人君生

三百八十七
殺之權亂矣天之所戒為人君非為天也君其謹之

徐世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文之霸諸侯皆從惟許不至故于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也翟泉之盟許復不與文公亦釋而弗問以為無足誅也今晉襄立固不能嗣文公之業矣而區區同陳鄭伐許且晉文以伐楚之餘威率天下諸侯圍之許比楚如漆頑不自拔而襄詎能得之哉許所以不歸中國者恃楚也今晉率二國伐之吾為之懼矣楚不因是而復恣貪婪幸也晉為能制楚而服許哉文公且不能得而襄

欲得許吾見其不自量也

僖盡三十有三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筵卷第八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書即位常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曰書其常以見其變不書其常何以見其變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其朔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至是三月而王使叔服來會葬非禮也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而天子自

失之非所以示制然天王所以待僖者厚矣生也
宰周公聘之死也叔服會葬之而僖以公子遂報
聘且因而如晉非所謂篤於事周者今死矣天王
且厚其喪魯又何以報之此則在文不在僖耳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春秋書錫命者二賜命者一其義皆不同而或者
槩言之非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允公命命以
策也衛襄公歿簡王使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
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此則
歿而追命者也若今之贈章爾非命之為諸侯也

古者諸侯繼世必命之天子晉武公已為諸侯矣
必請命乎天子之使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
之衣安且吉兮侯伯七命七章之服也舊雖有之
然非新命則不安也若夫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
賜公命則非此之謂也加賜命也王制三公一命
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
如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是也必
諸侯有功加而賜之也其義各異不可一律以為
錫命也今文公之立不請命而天王首命之非禮
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命之韍冕圭
璧以歸今文公即位四月斬然在衰經之中而王

以鞞冕錫之拒鞞冕則不忠釋衰經則不孝是王處人以難也蓋自入春秋諸侯無朝王而受命者襄王厚於僖公而就命其子不知鞞冕之錫喪未畢何以安之俾釋衰而服冕是置人於不孝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則拜是命矣二年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冒喪而納幣有以也夫

晉侯伐衛

吾前論晉文以剛勝故其子孫世不墜霸業今觀襄公非健主也即位之初遽能伐叛討貳以求諸侯亦可謂有志者故聖人許而爵之衛成爲文公逼逐復執而釋之宜成之不能無憾也文公旣歿

必不事晉故晉襄首伐之衛不能屈尚有報怨之師聖人豈容其伐霸主哉故於衛伐晉則書人貶衛也貶衛所以予晉也故於此書侯說者以爲冒喪伐人故爵以愧之且前日敗秦師所謂冒喪也乃貶而稱人若以爲必愧之則何不書子也前書人而今書爵即其善惡而錄之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錫固非所宜錫而拜錫者庸爲是乎錫之在喪拜之在喪旣拜則釋衰服鞞矣釋衰服鞞文公之心其安乎安則爲之

衛人伐晉

晉雖伐衛衛非所宜報衛固常遭晉文之執辱其如霸主之令何曲直非所當憾也衛憾其執而不事晉晉固可憾矣霸主其可憾邪春秋之時王之不王所宗者霸主爾聖人豈苟抑諸侯而私霸主哉以爲既無王復無霸則天下晉爲夷矣固存霸主所以使諸侯有所宗也今衛成抗霸主而伐之是亦犯上矣故聖人於晉伐衛書侯而衛伐晉書人均諸侯也貶衛而予晉者存霸主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敖慶父之子

三家之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莫見其橫蓋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則已露頭角專盟會矣孟

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敖慶父之子得臣彭生皆子牙之孫而行父季友之孫也前乎此大夫蓋有出會者或會伐或會盟皆君命爾然聖人必去其族以示貶羣無駭柔溺是也以爲猶有君命可以責其專也自文以後則舉無善惡皆不去族以爲政漸出於大夫不復有君命矣文之元年得臣如京師則聘專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則會又專之既而專盟專伐皆自此始則三家之專自文以下也是以聖人謹之然戚之會晉將逼衛也戚衛地晉襄嗣霸諸侯未從敖知將圖霸也於是逆探其欲而首會之

以為晉之霸業成則吾為諸侯之介紹矣晉得諸侯必德於教教得晉援魯何以制之哉此教所以會晉侯之意也戚之會左氏謂晉侯疆戚田經無其文不可決信蓋會於衛地要衛而衛不至耳故士穀再為垂隴之會以求之至伐沈之役而衛始從晉襄之求諸侯抑亦勞而無謀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晉獻殺其子商臣弑其父嗚呼春秋之世一至是邪此其亂皆起于嫡庶之不明妃妾之不正吾於僖五年殺申生之事既言之矣世子弑君是無父無君禽獸之不若也楚實夷狄去禽獸一等爾聖

人不治也然所以書者垂天下君臣父子之戒歟唐太子洪授左氏春秋至商臣之事廢書而嘆曰聖人何書此邪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存褒貶以善惡為戒勸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洪曰實不忍聞願受他書瑜遂讀禮嗚呼吾聖人垂萬世之訓彼腐儒溺其文而不達其義因遂廢之吾切為之憤夫聖人寓二帝三王之道於春秋其文則史而道則二帝三王之道也反而言之則其道粲然如日月不掩矣彼區區泥其迹而不反求其道如趨越者北首而不顧越之在其後也孟軻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夫亂臣賊子既懼則君臣父子之道怡然有章是安有弑殺之事哉此春秋之意也君子安可惑其文而遽廢之廢春秋是廢聖人之道也道可廢乎後世有以爲斷爛朝報而不省者其罪皆始于郭瑜今天下有若瑜者吾請鳴鼓與天下共攻之

公孫敖如齊

禮諸侯世相朝也則君之繼世固有相朝之禮然必三年喪畢朝於天子而後及諸侯今未及禫而公孫敖聘齊非禮也其亦敖之專而諂事大國乎

前日戚之會敖西會晉君今如齊之行東結齊援大夫之專甚矣文公直偶人也即位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乎宜其啓仲遂之橫而子孫不能保其死生也嗚呼悲夫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秋無義戰戰而無義何責哉誅其兵意而已前日殽之役秦以無故而伐鄭入滑晉乘人不虞而要敗之均不義矣然其兵端實起於秦秦不入滑則晉不敗秦也殽之敗穆公歸而悔過自咎可謂賢矣然悔其敗而弭兵息民修文公之好于晉則

晉將愧恥若撻於市而洗心事秦其忍以兵相向乎今悔其敗而治戎練卒以圖再舉則是禍方深矣何悔之有則夫彭衙之敗非不幸也其後三十年秦晉之戰無虛歲兵連禍結荼毒生民皆起於秦穆之悔不悔於德而悔於力也今秦伐晉而以晉侯及戰爲文晉不屈也晉先嘗敗人之兵矣何以不屈以入滑之故也秦無故而入滑使晉得以藉口而興戎旣敗而歸則又何報今報敗而又敗焉則是兵端未有止息之期也故聖人於晉書爵而秦書師非褒晉也曰侯曰師秦晉曲直之辯也然則秦曲歟曰秦所不當報而報也穆公之悔是

矣其所以悔者非其道也則夫穆公之誓何以列於書蓋誓取其文予其義而已不保其往也今觀秦誓之文誠有合于君子之道可以爲世法聖人姑取之若其異日之非則有春秋之法在

丁丑作僖公主

主所以存神而已旣葬若不可見故虞而祭其主用桑期而祥祥而易服謂之練練主用栗練則埋虞主于兩階之間而奉練主祔于廟僖之虞主旣埋練主則立於期而虞祭之時矣今僖之喪十有五月安用作主蓋作者改作也作南門作三軍作丘甲皆改作也然則僖有主矣何用改作蓋文公

惑於新鬼大故鬼小之說將躋僖公于閔之上故
改作其主焉其昭穆既殊則主必異蓋更其製刻
而改其塗飾也禮喪主不文吉主則刻吉主練主
也練主既祔不可移故改作以俟八月大事于太
廟而躋僖公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前日戚之會晉侯求諸侯
而魯以大夫會之晉之恥也今日處父之盟公實
求盟而晉以大夫盟之公之恥也曾子曰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君子其可不謹乎盟而不地盟于
晉也凡盟不地外大夫來而盟于魯則不地晉侯

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是也公往而盟于其
國亦不地公如晉公及晉侯盟是也今無處父聘
之文則非盟于魯矣然經亦不書公如晉安知公
之盟于晉哉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故公行
書如飲至書至今文公蓋以為喪未畢嗣子不可
以有行而不告廟焉故不書如說者以為為公諱
且于盟沒公其諱已明安在不書如哉不書如者
不告廟也春秋及外大夫盟而沒公者二莊二十
二年及高偃盟于防與此處父之盟是也高偃之
抗以公子結處父之抗以公孫敖結先抗齊為邾
之盟敖先抗晉為戚之會臣抗而君受其報臣之

不臣其可恕乎愚以謂莊文沒公不書雖爲公諱而實誅結與敖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晉襄紹霸業而求諸侯乃以大夫出會宜諸侯之不我從也宋陳鄭知晉之徵會而不知其以大夫往故躬行文公先還自晉知晉襄之不親會故以公孫敖往然文公雖知其謀而不自辱以公孫敖如會謂之智而實失權也其失蓋與晉襄等不若躬自會之已辱而權固存焉是會也士穀實主之而聖人列諸侯于上而排士穀于下不與大夫得主諸侯也三國旣蒙其辱故伐秦伐沈之役皆以

微者行而不復躬會矣晉襄之不遂霸蓋本乎此不可不察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者數月而文公不一念及此其志荒矣僖公一月不雨必書見其有愛民之心也六月雨亦書知其有喜雨之志也今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文公豈以爲旱無與乎已也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雨矣雨亦不書以見文無復喜雨爲無益於我也以此觀之僖文父子之賢否抑亦判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禘祫也何以不書禘祫不譏禘祫也禘祫曰
大事四時之祭曰有事常也書禘譏禘書祫譏祫
書烝嘗曰大事曰有事無譏也常也則常何以書
為躋僖公書也然則此大事謂禘歟祫歟曰祫也
孔子曰五廟無虛主惟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
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祫祭于祖
則祝迎四廟之主此祫祭于祖而迎四廟之主者
也則此大事為祫也審矣祫四廟之主而審昭穆
文公以為僖公兄也閔公弟也不可以弟加兄故
躋僖公於閔之上焉然兄弟一家之私恩世統天
下之大義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安可以私恩而

亂世統哉以匹夫之管見而易天下之大典輕議
禮而冒重誅宜聖人謹而志之以著其失垂萬世
之法也此柳下惠所以稱夏父弗忌為不祥而仲
尼又以罪臧文仲為不知禮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穀之役秦不宜報而報故彭衙之戰聖人罪秦今
伐秦之役晉不當伐而伐故四國皆人聖人罪晉
初薄人於險以敗秦于穀又要人以戰再敗秦于
彭衙兵亦可以少戢矣而極忿逞憾而仇于秦為
子孫患忿秦者襄公一人而已民何罪伐秦而疲
晉吾未見其益也貶而人之不亦宜乎

公子遂如齊納幣

譏喪娶也納幣納采也婚義六禮納采爲先納采則娶之期也雖逆婦在四年今禪而納采是亦喪婚矣故書以正婚姻之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內書得臣則外亦大夫矣外書人則亦人內矣晉襄紹霸未嘗一出與諸侯爲衣裳之會而區區以大夫主之將霸諸侯邪抑霸大夫也吾于此知晉襄之不足與有爲矣蓋自戚之會首蒙公孫敖之抗而受其辱其後遂無復出臯門之外彼以大夫

而見敵執之可也何遽自退亦以大夫敵之哉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皆在當親而不親乃以士穀往使垂隴之會而親之諸侯以大夫至者執之以歸京師而今天下不惟諸侯震恐而大夫亦不敢專矣諸侯親臨大夫自挫內治旣立雖合諸侯以直叩楚扉問弑逆之罪楚將何詞而不服誅其君弔其民楚人懷之沈之爲沈直蟣蝨矣何足誅哉吾以爲襄公之霸資易於威文威制楚於方張文敗楚於旣熾難乎爲力矣而襄公之世楚商臣有滔天之惡無父無君楚人弃之此襄公之霸資也而襄不能就乃竭力於無事之秦而以大夫主中

國之會卒之大夫橫於內諸侯受其弊秦人霸於外晉實蒙其辱襄於此亦何以立哉區區潰蕞爾之沈以爲能伐楚之與國也嗚呼隘矣宜聖人人之以著其貶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諸侯卒必赴葬必會以修繼世結好之禮而王臣無外交以其二君也而卒且來赴非生而有外交之好死安能赴乎且天王崩如莊僖頃恭赴有所不至而王臣反赴之天王葬如平惠定靈會有所不及而劉文公反會之則知王臣之專外交諸侯其權蓋重於天王也書卒者三尹氏王子虎劉卷

是也書葬者一劉文公是也皆著其外交而且繼世結好之禮也其罪可逭乎

秦人伐晉

秦穆公伐晉以報前日三敗之辱也而說者以穆公之霸在此齊威晉文之霸聖人必有褒大之辭雖宋襄之無成春秋於曹南之盟亦必書爵以揭於諸侯之上今秦于殽之戰彭衙之役皆書師而於此乃書人豈謂其霸而反人之耶孟子之所謂五霸者其實威文而已宋襄之敗爲中國羞固所不錄而秦穆楚莊皆夷狄之酋何名爲霸聖人豈許其霸中國哉故秦穆楚莊皆無予辭非私齊晉

而鄙秦楚也夷夏之辯也今秦人伐晉實忿兵矣非義也前日之敗兵端皆啓於秦彼君子歟固亦懲忿窒慾爾且三敗豈晉敗之秦實伐人寔自敗爾論者徒見其穀之敗有悔咎之誓孔子列於周書遂以爲聖人予秦穆今自穀之敗兵連禍結以戕其民安在其爲悔也悔而修德固君子所尚悔而修怨吾所不曉也聖人特取誓之文而已非謂進秦穆也今焚舟之勝雖霸西戎春秋書曰人其貶可知矣彼其震懼羣戎妄自尊顯爲之酋長何足稱哉此春秋所以不取也

秋楚人圍江

江黃一體之人也齊威之霸皆慕義而來歸背楚從齊及齊德衰楚成憤其叛已也蓋已滅黃矣黃之滅江寔懼而復事楚今楚成蒙商臣之逆商臣之立無父無君宜江人所不與也故商臣怒而圍之然蕞爾之國期年而後能滅則其不屈於楚也審矣則夫江君蓋義人也惜乎晉襄之不能霸不足以庇之彼處父區區伐楚以救江以一夫果能撼楚哉

雨螽于宋

螽生于下今雨於上異之大者也此所謂天降之災矣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赴于我也已不修德而

赴災于人人能弭己之災乎或以為得天祐吾所
不曉或以為死而墜安知其為死吾欲聞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魯之於晉未有所負也今公朝晉而晉侯且盟之
何盟哉必有憾而釋之否則有所不信也魯於晉
固無憾而亦無所不信徒以戚之會魯以公孫敖
敵晉君故此公所以不足于晉而親朝之晉所以
銜恨于魯而必盟之也然使戚之會公親會之則
今日有所不必盟夫朝與盟皆前日之失非今日之
非也然則朝與盟是歟非歟魯能屈而事大國不

憚於親朝以雪敖之抗晉能有忍不遽以干戈相
尚一盟而釋忿猶為知自反者也故聖人直文無
諱非若二年及處父盟沒公以見恥處父去族以
示貶者矣聖人蓋樂人之自反也如此蓋不如是
無以激夫改過遷善者耳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批亢擣虛兵家之上策然必卜其虛實較其彊弱
而後濟以楚之彊根據南服齊威之霸有所不敢
戰晉文合四大國之師而僅能勝之於城濮今處
父以烏合之師將伐楚以救江是所謂以螻蟻撼
泰山多見其不自量也夫江之危亡僅在旦夕晉

師直赴江之危猶懼楚未必退今以偏師犯楚之
牧圉欲楚人釋江而自救嗚呼愚哉吳伐楚而於
越入吳以吳之內虛越彊且衆足以造其都也彼
楚之圍江多不過萬衆足以環其郭矣而楚之彊
大內豈遂虛邪而處父爲上卿將一軍以行不過
萬二千人以萬二千人能入郢乎兵固不能撼楚
適所以激楚之怒而速江之滅也愚謂晉不伐楚
江未必滅何則楚之圍江徒以其叛已而從中國
耳今兵環其國江勢有所不敵則必下楚江下則
楚兵退矣今處父伐楚實曰救江江以爲晉且救
我固効死守之不屈于楚旣而處父伐楚晉不能

損楚之一毫何足以解江之圍然楚內忿江之不
屈而外憤晉之見伐能無怒乎故期年圍之必滅
江而後已則夫晉處父伐楚以救江實激楚以滅
江也故聖人書伐又書其救所以見救江非所以
爲救寔速其滅也春秋書伐未有書其故者書其
故所以重其誅也亦如會於稷以成宋亂之類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婦于齊而不書公微者也不親逆而以卿行猶
爲非禮況微者乎不稱夫人以微者逆非所謂以
夫人之禮待之也稱婦姜有姑之辭也不書至常

事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著遂之專夫人姜氏入著不告廟也今微者逆婦公命也至而告廟婚禮之常非若遂之專而莊之不告廟也故不書至不書入所譏者微者逆婦不以夫人之禮待姜氏而已卒之國亂子弑蓋不正於初宜其亂於終也狄侵齊

僖三十三年狄犯晉晉人敗之故其後狄不敢干晉之怒狄侵齊而齊不討故至是復侵齊則知制夷狄之不可示怯也書之以爲世戒

狄楚人滅江

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晉不能服楚則何以庇江無以庇江則安保其無滅方江受楚圍使處父帥師直赴於江江鬪楚於前處父掎之於後楚兵未必不敗而奔也乃以區區之師伐楚欲楚兵釋江以自救且其不能撼楚而致江之滅也江君不書奔死社稷也江之圍於是蓋期歲矣期歲必不下則江君之賢否抑亦可見歟滅不見孰不書奔則江雖滅其君之義固存也

晉侯伐秦

四年秦人伐晉雖報三敗之辱其實非義舉也三敗秦自敗何報之有秦報之非則晉報之爲是矣雖然聖人豈欲人之興戎交怨而不釋哉實均罪

三百九十七
穆昭
人也然曲直施報之文不辯則無以寓夫褒貶故
于秦書人而晉書侯其曲直是非之理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禮諸侯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衆也殷見曰同十
有二年五服盡朝故曰殷見殷見既畢諸侯更遣
大夫以交聘于鄰邦是之謂殷相聘今殷見則亡
而殷聘則存所亡者在周而所存者在諸侯則知
諸侯彊而周室微矣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
不煩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則三歲之聘本
于文襄今襄公未沒諸侯其敢違之則甯俞之聘
霸主令也霸主之令則然矣周公之典安在哉此

聖人書之以傷周道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之書詳辯昭晰無可疑者惟母夫人之稱無
其辯祖母及母與時君之夫人均曰夫人蓋周之
世不別稱謂孔子亦因魯史不損益也自秦漢以
來祖母則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后曰皇后諸
侯亦莫不然故後世無可疑者而春秋無其別如
隱之世仲子子氏君氏學者紛紛不一而文之世
則有成風之疑然則成風者果僖之妾歟莊之妾

歟學者無溺紛紜之論以自潰亂求之理而酌之心可也且仲子允公之母而惠公之妾故天王之歸賵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若曰惠公之仲子也或者以爲惠公之母聖人豈以子先母哉今成風之薨葬未有以辯獨觀夫九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則與惠公仲子之文同成風蓋文之母而僖之妾也審矣或者皆疑其爲僖之母則其誤厥有由哉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說者以爲致成風因是遂以成風爲僖之母曰僖已致爲夫人故薨亦稱夫人也不知僖公用禘致聲姜爾致者見廟之名僖娶于齊用禘以致

夫人於廟聖人譏其用禘不以其節豈譏其致妾母哉旣於致夫人以爲成風故至是泐其誤而不革因以爲僖之母也且初於惠公仲子爲惠之妾今於僖公成風乃以爲僖之母文同說異彼自不能通後學何所據哉然則成風文之母僖之妾也文公蓋庸君爾豈知尊其母乃所以卑其父邪且仲子不稱夫人不祔于廟春秋猶譏之今尊成風爲夫人是亂妃妾之分葬而諡之以祔于廟是亂宗廟之典十六年聲姜葬亦祔廟則是僖有二夫人也文公納父於非禮不孝之誅殆不可逭也然文之庸在所不責而襄王固知其爲妾母而歸含

且賄復會葬之則以妾母爲夫人王實成之典禮
之亂王實致之何以今天下宜周室之不復振也
王不書天闕文吾於莊元年旣言之珠玉曰含車
馬曰賄

夏公孫敖如晉

文襄之霸令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而魯之于
晉獨歲歲無閒二年公及處父盟于晉三年公如
晉四年公至自晉今五年公孫敖復如晉明年季
孫行父如晉晉襄豈獨重責于魯而略于諸侯哉
魯自爲之也魯自元年公孫敖抗晉侯爲戚之會
晉實憾於魯故文公兩朝兩盟以釋之敖以爲公

旣悅於晉必有謀于已故公還自晉而敖亦如晉
蓋疑公之謀已而卜於晉且諂事襄公以蓋其前
日之抗也敖旣愜於晉矣而行父與敖一體之人
以爲敖事晉以脅魯則將專魯國之命而吾有所
不安故亦如晉焉嗚呼魯之權於是漸移于三家
矣仲氏季氏爭交于晉以內固其權文公庸而不
能制故夫三家之張自文公始而文公者實周公
之罪人也

秦人入郛

穆公之霸西戎以威勝而已無德以懷之故其力
足以服夷狄而德不足以宗諸侯也郛近楚小邦

必楚與國矣楚商臣不君郢叛楚而即秦以穆之霸爲足恃也及楚滅江則郢懼而貳于楚秦不能以德柔之而稱兵入郢彼區區小邦一舉可滅矣而穆公亦念所以致郢之貳於楚者誰也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吾見徒能言之矣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之後也春秋之世不能自立況不幸而逼于楚其能久存哉商臣無君無父何有於皐陶惜夫聖賢之後而爲犬羊所滅也晉襄秦穆均稱霸而不能存一小國諸侯何賴彼滅文仲之嘆非嘆楚也嘆秦晉之不能救也悲夫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之如陳以爲國事邪則前乎此陳未有聘于魯魯必不以次邦而先聘小國也惟莊公之世女叔來聘而季友報之魯未嘗先聘陳也三年衛甯俞來聘魯傲然不報豈肯先聘陳哉則夫如陳者行父之私也然則卿之私行何以書於冊蓋亦有假公命而往如公孫茲如牟之類矣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亦私行也必書其故今不書其故安知其私行邪蓋季友之葬原仲迹雖私其情則公而公

孫茲與夫行父之行則其情有所不可知者矣故聖人亦因其不可知而書之則行父之私交於外非特葬亡友之比而情有不可勝詰者也故夏如陳而秋又如晉其謀蓋可見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義同公孫敖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襄公卒而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射姑出奔狄則必於繼世定嗣之際有所不順焉據左氏則襄公之

世子曰夷臯是為靈公趙盾以夷臯幼欲立公子雍狐射姑欲立公子樂已而盾難於穆嬴殺樂拒雍而卒立夷臯然則處父何罪而受其戮哉必不順於狐趙而忠於靈者矣故狐不殺則趙殺之然春秋不出殺者之名蓋襄公卒晉之命制于狐趙書晉殺之是乃著狐趙之罪也然則處父果誰殺之邪左氏以射姑殺之然殺樂者盾也射姑不殺盾而殺處父處父於射姑何慊哉射姑蓋以處父初比於夷臯則疑樂之死處父意也故恣毒於處父而出奔焉聖人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詞與義相屬罪惡昭著矣若夫左氏所

謂晉侯蒐于夷處父上趙盾而退射姑故射姑憾而殺之則去經遠甚不可決信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者四時之紀綱聖王重之蓋異于常月故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蓋非閏則四時無以正萬事無以序萬物無以生差之毫末則數歲之後大冬爲大夏矣可不重乎古者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及月之朔則告而行之所以尊天子之命而肅吾嗣守天子土地之心也然常月曰告朔而閏曰告月何也朔以所建之辰言之而閏則斗指兩辰之間不得舉所建之辰故不曰朔而以

月告焉若其禮則當重于常月不可謂附月之餘而忽之也文公庸不達此以爲天無是月而弗告焉天無是月其能成四時乎可謂輕所重者矣然幸其猶朝于廟尚足以存周之遺典則猶者幸之之辭也與猶三望異矣美惡不嫌同辭學者當以義求之公穀之說無取焉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僖公蓋常伐邾取須句矣其後復歸之今文公效尤復伐而取焉僖公有善文弗率也僖公之失必履其轍吾於此尤見文之不予子矣旣伐邾取邑師徒亦頓弊又遂城郛文公以爲旣伐邾以攘邾之

邑不可不城部以備邾之兵是一舉而兩得也其亦念兵之勞而民之疲歟況三月今之正月東作之時而奪農時則一歲之獲荒矣文公何以爲國乎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凡君卒而大夫殺非廢置之際有所不順則必不能於嗣君者矣宋人殺其大夫書法特異學者疑之蓋書人以殺大夫而沒大夫之名者惟此一而已矣即經所書之旨而言之則書人以殺殺有罪也不出其名非其罪也殺有罪而不得其罪是失罪人而誤及無辜矣故於宋書人而大夫不書之

此經之旨也則夫聖人之意凡以戒人君用刑不可不慎故古者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告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制刑必得其罪必得其情所以重人命以見刑非得已而用人自入於法也今宋將誅有罪而誤及無辜其輕用刑而忽人命也甚矣故聖人殊其文而書之以爲人君用刑之戒說者徒見其書人以殺則若殺有罪而大夫不書名則是殺無罪二說不合故或以爲大夫之下闕文或以爲不書名者衆也晉殺三卻陳殺二慶亦衆矣何以書名以爲闕文則苟說而不通者皆闕文也何闕文

如是之多哉據左氏之說則羣公子叛攻公且殺二公孫若然則當書盜殺或書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之文不應如是之晦也凡經之所無不必益之而後爲實惟得聖人所書之意足以垂世法乃春秋之旨耳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秦晉自殽之役至是凡五交戰而怒不釋今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而修新好也乃今修先君之怨以爲是戰聖人惡之前日之戰伐必書師書爵書人以別其曲直而今日之戰則兩皆貶而人之所以誅其用兵不戢奔世

而仇不解爲二國之患深矣爲其民者不其艱哉然是戰不書侵伐直曰晉人及秦人戰則晉爲志乎興是戰也令狐秦地是晉伐秦也不書敗而書先蔑奔秦則晉辭爲曲蔑不用命而奔敵均爲貶而晉罪爲重也晉先蔑奔秦

令狐之戰左氏以爲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兵衛而納之及雍將至盾悔而拒秦師故有令狐之戰而蔑奔秦且晉襄之卒于是期年襄公之葬久矣豈晉至是而始謀立君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初旣逆雍于秦則末必不肯將兵拒秦矣首尾

自矛盾固不足據而先蔑苟背秦約將兵拒秦則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者皆失之誣也則先蔑之奔晉兵不直蔑懼敗死而奔敵矣無用穿鑿

狄侵我西鄙

魯有戎患而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晉襄秦穆皆入于地孰能制之哉自是以後侵齊侵宋侵衛無虛歲自楚成之卒商臣不君不能深為中國患諸侯亦少紓矣而內有狄之橫諸侯何以安之君子於此不能無念於威文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會盟而不序者有矣皆前目後凡也惟文公之世盟于扈者二會于扈者一諸侯無前目之文而例不序學者之論不一今之盟說者以為抑趙盾之抗十五年之盟則以伐齊而無功十七年之會則以伐宋而無能吾以為不然若抑盾之抗則如垂隴之盟排士穀於下足矣何用不序諸侯不名大夫重隴之盟在二年以為伐齊伐宋無功而不序則晉定合十八國之君於召陵侵楚亦無功矣何以列序之召陵之役在定四年然則不序者何也公不會也或會而不至也凡國君出會必以左右史從故所會之君所謀之畫皆記之歸必飲至告於廟則登于冊書

而後世得以考焉苟盟而不及會而不至則史安知某侯同盟某侯在會耶故不得而序矣史既無其列則春秋修於百年之後聖人豈能益之哉故亦因其不及不至而直書諸侯會諸侯盟以見其怠也然則十五年十七年之盟以爲不至可也而今者扈之會公實往會何謂不至曰此則往會而不及盟也往會在魯公出則告廟而書於冊矣會盟在扈公與盟而後知某侯某侯同盟也今往會而不及扈之盟則安知所盟者何人哉故不得而序也鄒之會鄭伯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于鄒未及會也則亦不得列于鄒之會書曰未見諸侯不

得書未見某侯某侯也則夫鄭之冊書亦必書曰公會諸侯于鄒丙午卒于鄒而已不得書公會某侯某侯也此辭義之所必然豈聖人故略而不序哉蓋十二公之中庸且急者惟文公一人期歲不雨而公不知閏月當告而公不告四越晦朔而公不視大室屋壞而公不省戚之會以敖抗晉而致處父之辱逆婦之禮公所當親而微者行會盟征伐皆付之大夫鮮躬行者故春秋之世會盟不序者三惟文公而已其怠而不及慢而不至無足詫者則夫不序諸侯者非諸侯之罪公不及會與盟也不然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主之何以復序

哉則知公及其盟者無不序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魯有徐之患久矣自伯禽受國而有費誓之師入春秋服於齊威之令而不敢仇於諸侯今霸主不作徐將爲魯患彼其伐莒蓋所以撼魯也公孫敖于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在僖二十五年協謀以備徐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扈之盟晉求諸侯而魯獨後會不及其盟雖晉靈幼懦不君權在趙盾而諸侯不敢不從者霸主之

後也彼以霸主之令臨魯魯何以辭之故公子遂會趙盾盟所以蓋前日後會之憾而修新好也戚之會公孫敖抗晉侯旣而公如晉蒙處父之辱而後解扈之盟公不及盟公子遂盟趙盾而遂和觀敖之罪則遂之功可見矣說者以遂盾皆國賊聖人豈與之哉國賊固在所誅而遂盾於此蓋未見其惡豈爲惡而預誅之堯不誅鯀於未用之前孔子豈欲誅遂盾於無惡之際耶今日爲善今日予之明日爲惡明日誅之聖人誅賞視其善惡而已矣則夫遂之盟實有交際大國弭兵紓患之功不可以其他日之罪而廢其今日之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凡大夫一出而二事偶則閒必書遂今公子遂前盟于衡雍至是纔閒二日矣而不書遂何也說者以反命而復出非也以職方考之衡雍及暴皆鄭地自兗至鄭五百餘里雖星言夙駕不能於二日之間往且還也然則當書遂而不書遂何哉予之也晉侯侵曹伐衛雖曰二事聖人辭煩不殺再舉晉侯所以褒之今閒不書遂而再舉公子遂吾是以知其爲予也則夫遂何功而予之蓋文公之立荒怠不君上不朝天王下不會霸主內不交諸侯外不備戎狄慢於禮而忽於事四鄰謀取其國家

而不知遂之秉政責在遂也故前日盟趙盾以解其于扈不與盟之憾今復盟雒戎以遏其窺伺之謀而安魯之疆場其爲迹則專而其舉則有功也使君臣俱怠莫任其責魯何以爲國乎此聖人異文而不書遂再舉公子遂以予之非實予之也權也然非文公之急則遂亦爲專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敖慶父之子其專也蓋先於孟氏季氏故文公即位首會晉侯于戚又盟士穀於垂隴如齊如晉結大國之援其爲謀蓋有不可測者及六年晉襄卒趙盾專晉公子遂如晉葬襄公有以結於盾也文

公亦以教嘗抗晉侯而致已有處父之辱故退教而任遂前日遂盟趙盾盟雒戎文公實任之而遂亦果能紓魯之難今天王崩公乃使教如京師弔焉秉國之權任遂而弔喪之事任教此教所以憤而奔命奔莒也方僖公及成風之喪天王厚之以王臣會葬且歸賵今天王崩公不能親弔而使大夫焉已非禮矣而教且以私忿委命於草莽其君臣所以事天子之禮為何如哉此春秋之法所不容恕也而說者乃以教與遂爭娶于莒其事甚誣而其言甚穢且去經遠甚非君子之所欲聞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況無罪而殺大夫乎則司馬之見殺宜司城之來奔也然則二者均無罪乃書人以殺何邪書人以殺殺有罪也宋昭以爲有罪而殺之而實非其罪故聖人於宋書人而於大夫官而不名書人所以如其志不名以見其非罪褒貶甚著無用多惑而說者蓋疑司馬司城在春秋爲罕書或以爲僭或以爲不能其官則當書名以著貶何以猶書官乎然則書殺大夫而不名足矣何用書官蓋宋昭以司馬有罪而殺之若槩言大夫則嫌於殺司城也故繼書司城來奔以見殺司馬而司城去也昭公在位不十年而殺二

大夫逐二大夫皆非其罪七年宋殺其大夫十四年子哀來奔爲其臣者亦難矣則昭公之爲人亦猜忌刻薄者歟立其朝者惴然不安其生則身蒙弑逆非不幸也昭自取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春秋書天王來求者三求賻求金不稱使皆天王諒冢宰攝政故不書使若冢父求車則書使矣褒貶不在是所書者責諸侯不貢而致天子下求也禹貢貢金惟揚州及春秋時揚在吳而荆在楚宜三品之金不復登於王府也王府不足而下求焉其微甚矣然則責魯歟曰非獨責魯也徧責天

下之諸侯不能供王之職貢也魯以兗州之貢漆絲而已金非所以責魯也然王有闕則諸侯均所當供豈必責金於吳楚哉春秋諸侯其于周室如秦越矣其肥瘠不加喜戚也至其求而後貢猶爲有饋乏之助況求之得否殆未可知乎叔孫得臣如京師蓋以求金而往也雖求而往不若未求而貢然愈於求而不往如求賻求金者矣聖人書此蓋傷周道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

父母存夫人歸寧常事耳何以書蓋於常之中有其故焉不可不志也文公並妃匹嫡齊女哀姜生

惡及視又嬖于共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故哀姜如齊謀于父母也其歸寧蓋有其故存焉是以聖人書之以著十八年歸齊之張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天王書葬者五而魯以大夫會葬者二此年得臣之行與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而已其三則不書大夫如京師不書如京師微者也天王葬諸侯不躬會之而以大夫往固爲伉矣況以微者乎然猶愈夫不會葬者矣書崩而不書葬者四魯不會也則襄王之喪公孫敖使命不至而復而復以得臣往猶爲厚于周室矣尚何責其躬行邪

孔子書之蓋不能無嘆於此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罪而國人共殺之是亦事之常矣常事不志此何以志晉靈之立幼且不君權在趙盾凡晉之會盟征伐生殺黜陟皆盾專之以大夫而專生殺不可以訓故雖殺有罪必書然則先都何罪哉左氏以爲不獲登上軍而作亂作亂而誅又何恤焉所以書者責盾之專也春秋書人以殺而大夫書名者三先都士穀及箕鄭父與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晉之三大夫責盾之專陳之公子過責昭之亂皆有所謂而書

不然大夫有罪國人共殺之於公議爲允聖人豈苟書之哉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書夫人之行有十有二皆不至而此獨書至蓋夫人與公共事宗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故出而不踰禮則反必以告出而非禮則反何以告之文姜哀姜之出託曰享曰會曰遜其實淫奔焉則反也何辭以告廟宜其不至焉今出姜之如齊雖曰不安於魯而歸謀於父母其實歸寧而已出而歸寧反而告廟于義無愆故告至而書于策春秋因而書之以見出之有善惡而至有告不告也于

此尤見聖人書至蓋據舊史之實而見義無用鑿生危之之說也姜氏之至又何危哉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士穀箕鄭先都之黨也同亂同誅勢之必至春秋書之以見一歲而殺三大夫趙盾之專甚矣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先都既誅其黨尚何能亂赦之而責其自新可也盾必誅之盾亦知己之專而懼士穀之伍不屈於已也故寧誅之以絕後悔乎

楚人伐鄭

楚自城濮之敗不敢侵陵中夏其閒滅江滅六皆其與國於中國無損也今文襄既沒晉靈少且不

君權專於趙盾盾橫逆不臣殺戮自專諸侯不咸霸業隳矣楚商臣大逆之罪晉不能問至是遂復窺中國兵行於鄭郊矣楚之進退視中國彊弱而已中國無霸主其何安之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救鄭善事也而春秋無美詞何邪王者不作聖人不得已而與霸威文既沒晉襄嗣霸已不能躬合諸侯垂隴之會伐沈之師皆大夫專之聖人惡其然故垂隴之盟排士穀于下而伐沈之役諸大夫皆書人疾之也今晉靈幼弱政歸趙盾文公不綱權在襄仲外則大夫主之內則大夫會之會盟征

伐皆出於大夫不可以訓故雖善而不予借使能服楚能得鄭外銷夷狄之患而內啓大夫之權其得失纔相當況不能制楚而徒爲是役是有莫大之損而無絲毫之益也聖人安得而許之哉是行也趙盾實主之而聖人書曰晉人外書人則亦人內矣其爲貶可知蓋救鄭不足以爲功而實竊諸侯之柄也

夏狄侵齊

書狄患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天地君臣之象也圓者動以運方者靜以聽天地之常經也今靜而聽者反動焉是臣侵君之象也自春秋至是凡百年災異雜出而地未嘗震迄文公而有地震之變亦可以知天地之變不虛發也自文而上雖有大夫出會出盟出戰出伐而猶有君命也至文之世則諸侯之權皆移於大夫而不復有君此地震之所由致也其書地震者凡五皆臣侵君之象耳

冬楚子使椒來聘

莊二十年荆人來聘書荆書人而今之聘書爵書大夫說者遂以爲進楚楚何可進也聖人抑之惟

懼其橫而中國受其毒忍進之以貽患於諸侯乎前日楚成雖悍其實達剛柔之權召陵之師一問則屈城濮之戰一敗則服而聖人且未嘗進之今商臣弑父與君天下之大逆彼其來聘也幸中國無霸主不能問罪于楚故因修聘問以蓋其篡逆之僭焉聖人尚何以進之進夷狄以害中國進大逆以長篡亂聖人不如是之荒也然則書楚子書椒何也孟之會執宋公以伐宋其罪何如而春秋亦書曰楚子無乃進其虐中國邪宜申謀爲不道而見殺春秋書曰宜申無乃進其謀逆邪則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修聘問之好以

弭其篡逆之罪者楚子之真情也然楚實僭王而書子何也自屈也彼其願交于中國固以中國之爵爲貴耳故凡書子皆其自稱其稱王者臣子及諸侯尊之也宣十八年書楚子旅卒其自赴於諸侯亦曰子惟葬則以王配諡如諸侯皆以公配諡焉蓋臣子及會葬者尊之也是以聖人於吳楚之葬不書於春秋避其號所以尊周室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僖公之妾文公之母於是白矣其文與惠公仲子無以異而說者以仲子爲惠之妾而至是乃以成風爲僖之母自矛盾耳子豈有先母之理聖

人不如是紊子母之序也前日成風之薨天王歸含且賵又以王臣會葬之以妾爲正實王成之今秦雖夷狄而能秉周禮不以人之妾爲正曰僖公成風焉則康公蓋不苟徇人者也然成風之薨於是五年葬且除喪而以凶禮至是則未離乎狄也故聖人不書秦伯使某而直曰秦人而已狄之也然亦假是而知成風爲僖之妾歟穀梁所謂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是也公羊以爲兼之非是此特歸成風之襚爾不曰僖公無以別其爲僖公之妾非謂兼歸二人之襚也歸惠公仲子之賵豈亦兼賵惠公乎不達理而泥於文學者不取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秦晉交兵於是亟矣秦穆晉襄之沒怨既易世可以已矣而七年復有令狐之戰令狐秦地是晉伐秦也晉伐秦而秦報之辭未爲曲而聖人狄秦何也自殺之役凡六戰其兵端實生於秦今戰已亟而忿不釋今夫兩人交鬪有一人焉辭屈而順則彼暴橫者亦何以加之晉襄即世靈公稚子耳彼其修先君之怨而興令狐之師有所不足責使秦康能一言自屈曰先君既沒曷修文公之好而勿

念襄公之怨乎則晉將忸怩而奉事秦秦不能然乃責仇于孺子晉興戎而秦又報之是禍根無時而絕也故聖人舉而狄之秦固狄也從而狄之以見秦之果不足與言禮義也然而不狄晉何邪靈公不足責也不責是乃所以深責之也深責晉所以誅趙盾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左氏謂宜申謀逆而見殺所謂殺有罪矣而以累上之辭書之何穆王弑父與君而得國國人不順也則宜申之逆固宜尚何責哉使宜申而事捷則亦爲楚人討逆而已故聖人

以無罪書之嗚呼春秋之旨微哉

王尔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同二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蘇子王之卿士而出盟諸侯是諸侯不朝而天王反以卿士求盟外結諸侯也公不能厚王室而以微者敵之嗚呼王室之微一至是乎以王臣而敵諸侯非抗也魯蓋視周爲敵視王臣若己之微者焉故以微者盟之以王之卿士不能得魯之大夫而與微者同歟蘇子亦安然受之則魯之抗也甚矣魯於天下非彊國而敢爾況齊晉吳楚

哉康王即位太保畢公各率諸侯以朝周禮也頃王立反以卿士求諸侯且懼其背違而求盟亦既辱矣文公躬盟之猶爲不腆況忍以微者抗之乎聖人于此蓋有嘆焉嘆王室之弱而諸侯之橫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凡師救而次責其緩也伐而次善其待服也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何待乎睥睨中國而已楚滅江滅六以動中夏中夏無以制之於是假聘問而以極使魯實窺伺也故今有厥貉之次焉說者以爲將

伐宋或以為厥貉近魯皆意之耳前有陳鄭許為之障亦未遽至魯宋也然其伺覺窺隙不可不虞既次而諸侯之師不出楚可以逞矣然亦未敢遽侵略者非畏也蓋圖為再舉耳其後伐麋圍巢皆基於此中國無以制之悲夫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楚子蔡侯為厥貉之次而卻缺為承匡之會中國蓋亦懼矣然文襄之沒靈公不能嗣霸統政在趙盾使盾躬出而求諸侯諸侯未必從而卻缺何為者哉徒為是會外不能懾楚內不能得諸侯亦無

益矣然諸侯不從而魯獨會之魯非畏晉也蓋大夫之專自魯始幸晉靈庸不能君霸主之令亦出於大夫此魯所以悅從者歟彭生叔牙之孫叔氏之祖也其橫逆始于彭生彼其會卻缺志不在晉矣

秋曹伯來朝

諸侯世相朝禮也曹文公即位而來朝常事爾春秋不書常事此其書何蓋春秋諸侯以彊弱為判不復顧禮矣聞曹文公即位而來朝未見魯文公即位而朝曹也此聖人書之所以傷曹之弱而抑魯之彊歟

公子遂如宋

彭生會晉而公子遂如宋魯君安在哉大夫專恣各事大國以固私黨特假會盟聘問之行耳非實有交隣之義也不然相聘常事爾聖人何用美文哉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之患深矣自僖之末侵陵中國至晉人敗之于箕其後侵齊侵魯侵宋而不敢犯晉之牧圉敗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各一其可不有以制之哉叔孫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于鹹自是蓋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

齊魯之藩籬也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不可不錄也經曰敗狄而三傳皆謂之長狄杜氏以為防風氏之後君長三人蓋神其事不近人情學者信經足矣無用鑿說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孫云齊附庸

邾伯文之昭也自莊八年我師及齊師圍邾邾降齊其後為齊附庸今邾伯來奔必見逼於齊也然邾之折於齊其禍實生於魯今之奔不奔他國而奔其讎何哉邾伯於此蓋自咎其初不降魯而降齊故冒讎而來奔乞憐於魯也魯豈能抗齊而納之哉今來奔而後不知其所終聖人書之所以哀

小國之不能自存見逼而奔責魯之怯不能仗義而納之也邲伯不名無罪也非鄭突衛朔之伍也

杞伯來朝

解在允二年滕子來朝

二月庚子叔姬卒

內女之未嫁者也未嫁何以書卒既許嫁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也何以知其許嫁禮女子許嫁笄而字伯仲叔子皆字也何以書親親之義也

夏楚人圍巢

巢之爲國遠矣書曰巢伯來朝蓋古諸侯也前日楚伐麇中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然其端皆啓於

厥貉之次窺伺中國而得其彊弱諸侯鼠拱折縮無敢犯其鋒者於是恣毒於小國焉中國無霸主諸侯何恃哉十四年趙盾爲新城之盟諸侯不得已而從之非畏晉也畏楚也

秋滕子來朝

義同允二年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使術來聘說者皆以爲與楚子使椒吳子使札同義吾以爲秦非吳楚之匹秦蓋世與晉婚非若吳楚之初通中夏也則術之聘不得與吳楚同前乎此穆公之誓聖人蓋已取之而列于周書豈

至康公而始進其通中國哉說者蓋見其文與吳楚均書爵而椒札均不書氏遂類爲之說春秋安可以文類求之然則術之聘何也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今將爲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秦晉各鬪其私忿非有繫于諸侯也然晉實主夏盟秦蓋懼晉脅諸侯以濟其私憾故將有戎行則先求於諸侯以離晉之黨然則秦非特聘魯也齊宋衛鄭必皆有聘使焉聖人惡其恣忿而不懲假禮以謀人故於術去其族以示貶豈進之哉學者求其故無泥其文則經意明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春秋書戰必有主之者所以辨客主判曲直也秦晉之怨易世而不解聖人惡之故自秦康晉靈爲令狐之役則外內皆人十年伐晉則書秦以狄之至是又爲河曲之戰可謂亟矣故不辯客主不分曲直以浪戰目之自殺之役至此十有二年而二國凡六交兵夫有血氣者莫不有忿心忿而不懲是豺狼也人之所以異於豺狼者以其忿而能懲耳今秦晉忿而不懲俱斃而後已與豺狼何以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若秦晉者固不可以人治之也故以鑒鬪目焉聖人所以惡二國也深矣
子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鄆莒魯之衝也十二月城諸及鄆時也得時而書譏在城二邑而且帥師蓋有其故也魯城內邑何虞而帥師乎蓋備莒耳莒與魯固未嘗有怨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莒魯蓋締交也今城二邑尚何虞而帥師乎徒以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敖之奔蓋不容於魯而莒容之故行父疑敖之在莒為疆場之患故帥師以城焉春秋書帥師而城者二哀三年季孫斯帥師城啓陽與此城諸及鄆是也啓陽之城所以懼晉諸鄆之城蓋以備莒勞民以城勞兵以備以一公孫敖而動魯國之衆敖何足誅哉不能伐莒以責敖徒城邑以

弊魯蓋亦無謀矣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不書葬不會耳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義同二年

太室屋壞

諸侯不毀之廟一而魯不毀之廟二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昭穆迭毀而太祖之廟不毀成王封伯禽以為周公主則伯禽魯始封之

祖也然伯禽之封實本於周公故魯不得不祀周公詩曰周公皇祖則魯蓋祖周公矣祖廟不毀而始封之廟亦安可毀哉魯祖周公而宗伯禽故不毀之廟有二此其制不與諸侯同其稱謂亦異曰廟曰室曰宮以別之周公曰太廟禘于太廟是也伯禽曰太室太室屋壞是也諸公曰宮允宮僖宮災是也禮曰祀周公於太廟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此說與春秋同則知魯宗廟之制異於諸侯也今伯禽之太室屋壞文公非伯禽之子孫乎主魯之宗廟屋弊不省而至於壞焉伯禽之神靈何以安之十二公之中怠忽不君者惟文公為甚不

告月不視朔何有宗廟故太室之祀有所不知焉聖人書之所以責文公者重矣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太廟屋壞以為積年木蠹適然而壞其欺神明而侮宗廟可勝誅乎幸唐無人而無以春秋之法責之者然亦不幸而不見正於春秋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解見下

狄侵衛

狄自鹹之敗銳鋒頻挫今復侵衛者衛逼於狄成公出會狄乘虛而侵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書之以見夷狄不可一日不備也

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示

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也諸侯之不肯從
晉者不屈於盾也晉襄既沒中國無霸主而楚人
窺伺於外伐鄭聘魯次于厥貉其為謀深矣而中
國無以懾之於是伐麋圍巢無復顧忌寢寢然兵
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
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
直附晉而問交于魯者蓋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
之彊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而遂為新滅
之盟此衛鄭所以會公之意而說者予之過則曰

公之信深結于晉故一出而二國附之貶之過則
曰公不恤國事一出而二會一盟皆非是不求其
故而惑其文吾未見其得經意也公之出晉實因
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
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耳故三國皆無貶辭蓋與
其尊霸主以安中國也

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行飲至之禮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僖公之世疾于邾也深矣文公復修舊怨七年公
伐邾取須句又城郛以備之然十三年遽薛卒則

邾復來赴邾之弱不敢爲憾也至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蓋伺魯之隙而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旣至也兵未反而叔彭生帥師伐之其報怨速哉雖邾之小不宜犯大國而自取禍也然魯不取須句則邾亦未敢輕犯魯也旣而會晉爲新城之盟而晉人納捷菑于邾此魯謀也魯疾邾而致晉爲不義之舉然晉莫魯違者以新城之會實魯致之也其事甚明且詳學者當深考之則褒貶見矣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王者不作聖人不得已而予霸今晉侯不君而霸在大夫尤不可訓新城之盟趙盾實主之而聖人排盾於諸侯之下亦如垂隴之盟排士穀于下者耳然列之於上則其罪顯排之於下則其辭順盾實抗而待之以順何邪蓋非得已也於時諸侯鳥散無所宗主而楚莊方立咄然有求諸侯之志微晉之霸則諸侯一舉歸楚矣故盾雖抗而今日之盟實有補於中國聖人以順書之蓋有爲而然也自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何辭以拒之方盾有求諸侯之心特患諸侯不從衛鄭有尊霸主之志特患霸主無其人故更相求而相濟焉宜其會不

期而合也然諸侯尊霸主非尊霸主也懼楚也盾之求諸侯非求諸侯也專晉也懼楚者聖人恕之故皆書爵專晉者聖人抑之故擠之于其下然責其實則實誅盾而憐諸侯也同盟之義見莊十六年幽之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彗也彗妖氣也北斗人君之象豈妖氣所宜及之天之變不可以一二究其意聖人書之凡以警懼人君不可一日怠於德也左氏何休謬指齊宋晉之亂以為應不其固哉若曰宋齊晉之亂則魯史何為志之春秋何為書之謂之天變則諾若

考其應則吾不知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彊暴所畏者天下之大義君子所疾者人心之不平以菑爾之邾而敢抗八百乘之晉者義之所在也以趙盾之彊而屈于邾非力不勝義不勝也盾能屈于義不怙其彊亦足以為君子矣而春秋不予蓋照見其不情也且邾文公之二子世子矍且既立次曰捷菑晉出也故奔晉盾以晉之出也動大衆而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矍且長盾無以辭焉故弗克納而還邾之所以辭於晉盾之所以屈于

三百九十八
邾者皆義也然盾之意在晉而不在邾使克邾而失晉則爲盾之損多矣夫惟天下之元兇必假義以濟其惡蓋取民心而立譽者莫大于知義而自反以八百乘之衆一舉而伐邾則未戰固已無邾矣然盾寧捨而弗爲者以釣反義之名也受不武之辱於邾而得反義之名于天下則晉人其有不服諸侯其有不懷乎此盾之心也而說者蓋疑納而弗克納爲服於義矣而盾不得褒不知聖人之所以誅盾竊君子之名而文小人之計也故曰晉人焉公羊乃以爲卻缺于時晉權在盾使卻缺在行則亦盾意耳左氏事實爲詳且先于二傳吾從

左氏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公孫敖如京師廢命而奔蓋已絕于魯矣今死于外魯何以卒之敖雖自絕而魯不得而絕之也三家子孫至文公始著敖慶父之子孟氏也敖雖奔其二子文伯惠叔固仕於魯魯雖欲絕其臣二子豈能絕其父哉叔牙雖鳩而公孫茲橫于魯慶父雖縊而公孫敖仕于朝今敖之奔其罪輕于叔牙慶父文公安得而絕之彼二子立於朝則父之死子得無言乎此敖之卒于齊雖得罪而魯人卒之且請反其喪而葬之非魯之恩也勢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春秋書弑君之賊自僖以前則皆去族及僖十年里克之弑則不復去族矣蓋奚齊卓子皆非所當立故於其弑也誅之輕輕誅里克所以重責獻公也至公子商人之不去其族則非克之比所以誅商人者重矣蓋自文以下諸侯不綱政在大夫篡弑之源所由起也故自商人而下則例不去族蓋以不誅誅之也春秋書弑未踰年之君者二晉之奚齊與齊之舍是也奚齊書殺其君之子而舍書君是乃春秋之法也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國人不君也故以君之子書舍齊之嫡長昭公

卒國固其國也雖未踰年齊人君之矣故以君書春秋于此誠輕重之權衡也歟

宋子哀來奔

諸侯之大夫來奔者凡十竊邑來奔者三皆斥而名之或罪之大者去族以示貶而宋子哀之來奔獨字而不名此非名字之辯無以識其褒貶者也宋昭無道即位之初首殺大夫殺司馬逐司城立其朝者惴惴然朝不謀夕有樂豫之賢而不用有公子鮑之能而不使果不足與有爲也故子哀見幾而奔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孟子予之則子哀於春秋亦在所予也是以書字以別之黎

錚疑其不書氏則以爲宋公之子如子同子糾之類孫復則以子爲宋姓哀其名也皆穿鑿爾春秋固有不書氏而字者如紀子帛王人子突皆字也何獨於子哀而必其書氏哉子同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曰子未誓故不曰太子子糾則在喪之稱與子般子野同不可援以爲說若孫復之說則尤疎矣諸侯同姓之臣則稱族公子公孫是也異姓之臣則稱氏高氏崔氏是也未有從國之姓惟婦人則然姜氏如氏之類是也豈可以子哀爲姓邪春秋之臣非暴橫以侵官竊政則諛佞以持祿保寵彼視權利爲外物以富貴如浮雲者蓋難其人

受廷

則子哀之去非字無以旌之故書曰宋子哀來奔焉所以別其他之來奔者以著善惡焉安用鑿說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齊商人弑其君舍而單伯如齊舍故也舍旣死矣單伯如齊何益哉唁叔姬也舍魯之甥叔姬之子子弑母何以安於齊子卒則姜氏歸如齊舍弑則叔姬歸于魯亦勢使焉爾然齊尚何辭以執單伯及叔姬哉夫盜日穿窬而人以盜目之則莫不攬然而怒以爲汚已也舍之死商人豈直曰吾弑舍哉必有以文之商人文之而單伯正之叔姬質之此單伯叔姬所以見執也嗚呼商人執單伯猶曰

四十一
執行人焉而執叔姬其惡甚矣舍之母是亦商人
之母也弑其子而執其母是商人自執其母也其
惡薰炙天地矣聖人再書齊人其貶為何如不曰
及子叔姬嫌于淫也公穀以淫目之不達經文不
探事實妄疵人矣諸儒從左氏以單伯為王臣至
是罅漏穿穴敗不可補必欲以巧辭文之敗而不
悔必怙其失諸儒不足攻而吾疾其黨私說以亂
春秋也聊一言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陳恒之亂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商人之逆晉以
霸主固所當問既而單伯叔姬復蒙執辱魯以季

孫行父如晉則晉不為不知矣而卒不能一出以
正齊之罪蓋晉政在趙盾盾方有是謀其肯傷其
類乎宜行父之出為虛行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昭不君諸侯弃之惟前年同諸侯為新城之盟
未嘗有一介之使交於魯也今司馬華孫惠然來
盟何哉蓋前日子哀來奔以不義昭公而出宋蓋
疑子哀之在魯有以閒宋魯之好而魯亦有以議
宋也故司馬華孫因是而求盟使其平而修好則
聘問足矣何以盟為盟必有所不信而後質之於
神也春秋外大夫來盟者四鄭語衛良夫皆書使

三百九十二
惟齊高子與宋華孫不書使非君命也已專盟也
專盟則宜有貶辭而高子書字華孫書官何邪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高子成
齊侯之善而能定魯難華孫能掩昭公之惡而銷
國之虞皆有功于其國故聖人特異之高子以字
書予之也華孫以官書貴之也況司馬掌兵之官
不觀釁要功以謀利于已而息兵修好以圖利國
此又非武夫之所能也宜其見褒於春秋焉三傳
紛紛之說吾不欲觀之

夏曹伯來朝

吾嘗辯左氏以傳聞之說附會以解經吾於莊二

十二年城小穀既言之矣今此一事尤爲附會而
不典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
歲一聘五歲一朝左氏於此見曹伯十一年來朝
至是又來朝適當五歲之期遂曰諸侯五年再相
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考於禮則諸侯歲相問殷
相聘世相朝也無五歲再相朝之禮五歲再相朝
文襄之時左氏見子太叔之言遂以爲古之制則
尤爲附會而不通觀乎此則左氏又近乎淺陋不
學者不知果丘明與否也說者以爲非丘明其或
然歟無乃戰國之士託丘明以傳其學歟何如是
之疎也

三百五十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莊公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卿而魯至之從左氏而不悔者吾欲聞其說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自獻舞入楚其後常役於楚鮮歸中國矣齊威之霸侵蔡蔡潰然其後卒不得蔡中國會盟蔡未嘗與也宋襄之敗蔡從楚以陵中國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故踐土與溫翟泉之會蔡皆與之晉襄

嗣霸威令不能懾楚蔡復爲楚役者十五年于此矣今趙盾爲新城之盟諸侯從之而蔡獨不至此卻缺所以有伐蔡入蔡之師也然霸主能服楚則蔡不伐而順蔡制于楚久矣叛楚則楚兵至蔡豈甘爲左衽哉弱不能自立視晉楚之彊弱而已故雖齊威之霸蔡不會不盟威公亦置而不問恕其不得已也今晉固不足以制楚近而陳鄭尚虞其叛安能得蔡故中國彊而楚懼則纔侵蔡而蔡潰中國弱而楚彊則雖伐而入其郭蔡且不服勢使然也旣伐而蔡不服卻缺固宜自反矣而又入其郭肆彊暴以扼小邦蔡固弱也晉懼楚而不敢犯

四百四
晉何彊哉懼大扼小而區區圖霸吾見其踈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大逆無道弑舍而執其母又執魯之行人亦
可以已矣今纔釋單伯而又伐我西鄙嗚呼春秋
之公義汨喪齊之罪諸侯不討幸也而反怙逆以
伐人可勝誅乎微春秋亂臣賊子何懼哉

季孫行父如晉

前日齊人執單伯及叔姬行父如晉晉必有以詰
齊也故釋單伯今齊人復侵我西鄙行父再如晉
魯之所以求於晉者以晉爲霸主也晉之復霸文
公與有力焉宜行父夕至則晉兵朝以出矣而晉

實緩且懈非懈也忌也趙盾謀爲不順而未發也
使今而伐齊則異日齊必伐晉矣況中懷逆而外
嫉人之逆故有所忌而不發焉雖然魯豈知盾之
有是心哉行父之行求霸主而已庸知其他然盾
內旣自忌則行父雖慟哭於庭晉兵不出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魯以叔姬之故求于晉者凡再今扈之盟晉爲魯
而合諸侯也爲魯合諸侯而公不會故曰諸侯盟
于扈魯知其盟而不知其所盟者何人故不可得
而序也不序之義愚于七年扈之會旣言之然晉
爲魯而爲是盟將以謀齊也則公當會之而公之

四一〇二
不會吾知其心矣蓋以賣晉國而圖齊也魯以行
父如晉求以治齊晉既諾矣使魯合諸侯而會之
則齊之憾魯必深故魯知晉人之會而不與焉使
若權出于晉而魯不知也然晉亦安能無故賈憎
於齊而甘受魯之賣已哉此扈所以徒盟而卒不
能治齊也然則致扈之盟者魯也致晉之無功者
亦魯也君子不可以責晉而舍魯將以治齊而移
怨于人收恩于已文公爲計則善矣趙盾豈無心
哉盾之姦詎墮此計也扈之盟文公以不會爲智
而吾以不會爲愚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春秋書內女歸者二邾伯姬杞叔姬直曰來歸罪
在己也故以自歸爲文子叔姬書齊人來歸者罪
在齊也故以齊人歸之爲義齊人弑其子而絕其
母不道一至此哉書齊人誅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單伯至自齊齊人侵我西鄙今齊人歸子叔姬齊
人復侵我西鄙齊人釋單伯及子叔姬不爲過而
更以爲賜邪歸吾人而伐吾國必有以責賂也曰
吾歸爾人而爾不吾賂是以稱兵於魯焉且侵魯
猶可也曹何負於齊哉徒以曹伯嘗兩朝魯爲魯
與國也所謂小人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商人

四百〇九
之滔天也極矣盜之爲盜則亦內慊于心假義以文其惡而期免于禍商人歸惡于放豚焉宜其不旋踵而取禍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魯之爲齊弱久矣齊辱吾甥執我叔姬辱我行人魯不敢犯齊怒兩告乎晉晉不能直也又再侵我西鄙魯固畏齊故扈之盟公不敢會者有以哉今齊將與平實魯之辱也公懼不能躬行而使行父會之齊蓋憾行父兩如晉以謀齊也故托以抗以弗及焉其實非也前日兩侵魯蓋以責賂不至今又有行父之憾焉故外責賂而內實憾行父彼託

卿之不會公侯者罔辭也旣而及公子遂盟于鄆丘則知今日之弗及盟非謂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不君怠弃國政六年閏月不告朔以閏爲歲之餘尚有辭也而一年之間四不視朔獨何辭哉傳以爲疾非也昭公如晉至河乃復春秋固未嘗諱疾也此不書疾何以知其有疾無疾而不視朔非怠而何古者天子頒朔於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則北面拜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命也今四不視朔則亦不朝廟矣上無王下無祖文公之爲君蓋可知也故太室屋壞有所不省諸

侯會盟有所不與十二公之中荒怠不綱無若文公而魯失政自是始其後不復視而子貢欲去饑羊春秋首惡於文公宜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行父及遂均大夫也前日却行父之盟以為抗而今日及遂盟以為順吾所不曉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今日之盟是則前日之弗及非也商人必居一於此矣陽穀之會齊非不欲盟內則憾行父之謀外則責魯人之賂今遂于齊無嫌而賂且至庸恤夫抗哉魯雖以微者敵之商人甘心焉嘻假禮以責賂託義以責仇仇既斥而賂既至禮

與義復安在哉吾因是知商人真小人也雖聖人制禮義不以責小人吾疾其假禮義以濟姦也故暴其惡以明春秋之法云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

毀泉臺

泉臺之毀是乎非乎曰先君築之是則今日毀之非先君築之非則今日毀之是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皆在其國之都分至啓閉登觀臺以望雲物以為水旱災祥之備莊公去國而築臺于遠是厲民以為樂也烏得為是今

三百九
文公毀之而爲先君滅惡是孝之大也何得爲非
說者皆曰毀之以揚先君之惡不若勿居而已愚
以爲不然所貴乎孝者以其能銷先君之惡而成
其善豈苟忍其惡而遂其非乎動而非禮人不能
改則天必禍之莊公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子孫不
能改則桓宮災夷伯陪臣而立廟子孫不能毀則
震夷伯之廟與其毀之于未然上弭天譴而下息
人謗孰愈乎得禍于天而垂惡於萬世哉則泉臺
之毀愚竊以爲是也雖然文公固非特立不倚之
君而泉臺之毀近乎斷而有識者不可以庸而廢
其善故聖人不略而書之以見春秋之法無私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莊之圖霸其爲謀深矣成王穆王將求諸侯則
直與中國爭鋒伐鄭伐蔡伐陳以鬪于夷夏之境
今莊王之興乃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旣
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況秦於晉
爲世仇秦得楚則晉能無懼乎彼其滅庸爲蠶食
之計志不止于滅庸也嗚呼夷狄之謀如此中國
何以待之晉靈之庸不足與也趙盾志在圖逆無
心于諸侯威文不作吾竊爲諸侯懼之夫子書滅
庸之事蓋有嘆也舉皆人之以抑其暴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稱人以弑失賊之辭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有弑君之亂晉率三國伐宋得討罪之義矣而春秋反貶之何哉宋之弑君以公子鮑之得民奉以爲逆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則安在其爲討罪哉成宋之亂而已且當是時晉之大夫已萌逆謀彼其率諸大夫而問罪于宋是乃所以自伐也宜其徒爲是行以賣討逆之名焉非心於治宋也嗚呼以亂濟亂春秋之時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諸侯盟于扈不能治齊也則齊侯侵我西鄙君子以爲不義而人不治之則益其心故待小人之法非勦而絕之不可也商人固知魯之所恃者惟晉而晉非獨不治齊且不治宋矣是晉黨逆之迹暴于天下也魯復何恃哉知魯之失所恃故反加虐之以挫其報怨之鋒噫魯固弱矣齊之惡日長日炎天地能容之乎此所以不免於禍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鄆丘之盟得賂而盟之其亦甚矣口血未乾伐我西鄙彼猶曰魯以大夫抗已必得公盟之而後已故爲穀之盟且誠心釋怨則一盟足矣何以屢爲

小人之情猜忌自疑猶以未得公盟為不信也故
必彊公而盟之今既及公盟矣魯無足疑者而不
知邠歆之議其後也

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劉諸侯不序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前日兩盟于扈公不與焉故不列序說者猶或疑
之觀今日扈之會則公之不與也審矣六月公及
齊侯盟于穀及秋而後至則扈之會公何暇會之
哉公不會則勿書可也此何以書穀之盟不當盟
而盟扈之會當會而不會不當盟而盟之者忍怨
以自辱也當會而不會者弃義而從仇也諸侯之

會所以治宋也公不會諸侯而反從齊盟公之為
人不其左乎見辱于齊非不幸自取辱也使從諸
侯為扈之會諸侯黨于魯則齊亦安敢犯魯哉乃
背諸侯之義而從齊之仇是以聖人惡之書公及
齊侯盟于穀而諸侯會于扈以著公之失所從也
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冬公子遂如齊

背義事仇吾不知其益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天子諸侯尊卑雖異而均有南面之權權之去就
顧所操如何爾是故古先哲王秉之以乾剛則權

常在已而無倒持鑊錡之患天反剛則制于陰君反剛則制於臣魯三家之橫始于文而成于昭吾嘗論之以爲魯之權去公室文公之罪也三家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固未嘗敢專也至文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東門氏則襄仲見于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于三家故魯之受其禍尤速然極其源若非文公急懦不君則大夫亦未遽專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

昏庸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寢弱而權移于人也一身未瞑二子爲戮妃妾不能相保東門氏叔氏季氏爭結于齊反戈內攻戕其冢嗣幸周公之靈未泯魯之宗社未遽勦絕然乾剛之權自是下移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則文公之責不可逭也春秋之作聖人爲內諱惡雖大夫之橫見于經者詳矣而文公之罪聖人不能盡其辭愚故論之以伸春秋之法而垂後世之鑒云

秦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稱人以弑君無道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嗚呼禍之將成也亦莫不有機仲遂懷不順之謀
內無所畏獨難于齊而已何則文公一子惡及視
皆齊出也恭嬴嬖事仲遂然宣公雖長而庶恭嬴
雖寵而妾殺嫡立庶黜妃事妾固不甚難而哀姜
齊之女而惡及視齊之甥也一動則齊兵至矣今
商人無道齊人弑之齊之惡適與仲遂不約而同
同惡相濟固其宜也故惠公雖立亦懦懦耳何暇
庇姜氏而全其甥乎故遂及得臣還自齊而惡及

視一夕而斃嗚呼凶謀之必成蓋內外之惡適相
濟矣使商人不死則遂及得臣雖並軌如齊未必
集也悲夫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公薨之異名諸侯在喪稱子未踰年不得
書薨內不書弑書薨而不地不葬則知其弑矣今
子卒亦不地不葬是乃書弑之文也遂及得臣如
齊而子卒子卒而夫人姜氏歸于齊其義隱而顯
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內夫人以罪出曰孫夫人孫于邾是也無罪出曰

三百五十四
歸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公子遂弑惡及視子既
殺其母安乎不安而歸固宜或者責宣公不能奉
其母彼烏可責哉使宣能奉之姜氏忍受其養乎
然二子之殺齊實與聞彼其歸齊固亦未爲安也
人之不幸有如是哉嗚呼悲夫

季孫行父如齊

惡視之殺仲遂倡之而魯之諸大夫均與其謀三
家之中叔孫氏則得臣同如齊季孫氏則行父亦
如齊惟孟氏則公孫敖奔而死於外二子文伯惠
叔未秉政也前東門氏叔孫氏並轍如齊以成子
卒之謀今季孫行父如齊致夫人而絕之濯有所

訴也一殺其子一絕其母大夫之橫逆一至是哉
然而致是之禍者文公醢而成之也既往不咎尚
何尤之後之君宜鑒哉

呂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衆也諸侯君國子民而衆以爲非則其
無道也可知矣

右文公盡十有八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